

T ~~OR~~ 9299.7928

九  
五

60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EP 20 1932



入編類纂卷之二百七

左編

將類

禦夷

魏牽招

東夷

魏牽招字子經安平觀津人也年十餘歲詣同縣樂  
隱受學後隱為車騎將軍何苗長史招隨卒業值京  
都亂苗隱見害招俱與隱門生史路等觸蹈鋒刃共  
殞歛隱屍送喪還歸道遇寇鈔路等皆悉散走賊欲  
斫棺取釘招垂淚請赦賊義之乃釋而去由此顯名  
冀州牧袁紹辟為督軍從事兼領烏丸突騎紹舍人

義於





犯令招先斬乃白紹奇其意而不見罪也紹卒又事紹子尚建安九年曹操圍鄴尚遣招至上黨督致軍糧未還尚破走到中山時尚外兄高幹爲并州刺史招以并州左有恒山之險右有大河之固帶甲五萬北阻疆胡勸幹迎尚并力觀變幹旣不能而陰欲害招招聞之間行而去道隔不得追尚遂東詣曹操操領冀州辟爲從事操將討袁譚而柳城烏桓欲出騎助譚操以招嘗領烏丸遣詣柳城到值峭王嚴以五千騎當遣詣譚又遼東太守公孫康自稱平州牧遣使韓忠齋單于印綬往假峭王峭王問招昔袁公言

受天子之命假我爲單于今曹公復言當更白天子假我真單于遼東復持印綬來如此誰當爲正招答曰昔袁公承制得有所拜假中間違錯天子命曹公伐之當白天子更假真單于是也遼東下郡何得擅稱拜假也忠曰我遼東在滄海之東擁兵百萬又有扶餘濊貊之用當今之勢疆者爲右曹操獨何得爲是也招呵忠曰曹公允恭明哲翼戴天子伐叛柔服寧靜四海汝君臣頑嚚今恃險遠背違王命欲擅拜假侮弄神器方當屠戮何敢慢易咎毀大人便捉忠頭頓築拔刀欲斬之峭王驚怖徒跣抱招以救請忠



左右失色，招乃還坐。爲峭王等說成敗之效，禍福所歸，皆下席跪伏，敬受勅教，便辭遼東之使，罷所嚴驕。操滅譚於南皮，署招軍謀掾，從討烏丸。至柳城，拜護烏丸校尉，還鄴。遼東送袁尚首，縣在馬市，招覩之，悲感，設祭頭下。曹操義之，舉爲茂才，拜校尉，督青徐州郡諸軍事，擊東萊賊，斬其渠率，東土寧靜。曹丕踐祚，拜招使持節，護鮮卑校尉，屯昌平。是時邊民流散，山澤又亡，叛在鮮卑中者，處有千數，招廣布恩信，招誘降附。又懷來鮮卑素利、彌加等十餘萬落，皆令款塞。大軍欲征吳，召招還，至，值軍罷，拜右中郎將，出爲雁

門太守。郡在邊陲，雖有候望之備，而寇鈔不斷。招旣教民戰陣，又表復烏桓五百餘家，租調使備安。馬遠遣偵候，虜每犯塞，勒兵逆擊來，輒摧破。於是吏民膽氣日銳，荒野無虞。又構間離散，使虜更相猜疑。鮮卑大人步度根泄歸泥等，與軻比能爲隙，將部落三萬餘家，詣郡附塞，敕令還擊比能，殺比能弟苴羅侯。及叛烏丸歸義侯王同王寄等，大結怨讐，是以招自出，率將歸泥等，討比能於雲中。故郡大破之，招通河西鮮梁附頭等十餘萬家，繕治陁北，故上館城，置屯戍，以鎮內外。夷虜大小，莫不歸心。諸亡叛，雖親戚不敢



藏匿咸悉收送於是野居晏閑寇賊靜息招乃簡選  
有才識者詣太學受業還相授教數年中庠序大興  
郡所治廣武井水鹹苦民皆擔輦遠汲流水往反七  
里招準望地勢因山陵之宜鑿源開渠注水城內民  
賴其益明帝即位賜爵關內侯太和二年護烏丸校  
尉田豫出塞爲軻比能所圍於故馬邑城移招求救  
招即整勒兵馬欲赴救豫并州以常憲禁治招以爲  
節將見圍不可拘於吏議自表輒行又並馳布羽檄  
稱陳形勢云當西北掩取虜家然後東行會誅虜身  
檄到豫軍踴躍又遣一通於虜蹊要虜卽恐怖種類

離散軍到故平城便皆潰走比能復大合騎來到故  
平川塞北招潛行撲誅大斬首級招以蜀相諸葛亮  
師出而比能控弦十餘萬騎狡猾能相交通表爲防  
備議者以爲縣遠未之信也會亮時在岐山果遣使  
連結比能比能至故北地石城與相首尾帝乃詔招  
使從便宜討之時比能已還漠南招與刺史畢軌議  
曰胡虜遷徙無常若勞師遠追則遲速不相及若欲  
潛襲則山溪艱險資糧轉運難以密辦可使守新興  
厓門二牙門出屯涇北外以鎮撫內令屯田儲畜資  
糧秋冬馬肥州郡兵合乘釁征討計必全克未及施



行會病卒招在郡十二年威風遠振

到門趙李牧

北夷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  
宜置吏市租皆輸入幕府爲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  
習射騎謹烽火多問諜厚遇戰士爲約曰匈奴卽入  
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輒入收  
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爲怯  
雖趙邊兵亦以爲吾將怯趙王讓李牧李牧如故趙  
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數不利  
失亡多邊不能田畜復請李牧牧杜門不出固稱疾

趙王乃復強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  
奉令王許之李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  
爲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  
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  
穀者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  
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  
李牧多爲奇陣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  
騎滅襜褕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  
奴不敢近趙邊城趙悼襄王元年廉頗旣亡入魏趙  
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居二年龐煖破燕軍殺劇



辛後七年秦破趙殺將扈輒於武遂城斬首十萬趙  
乃以李牧爲大將軍擊秦軍于宜安大破秦軍走秦  
將桓齮封李牧爲武安君居三年秦攻番吾李牧擊  
破秦軍南距韓魏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  
李牧司馬尚禦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爲反間  
言李牧司馬尚欲反趙王乃使趙葱及齊將顏聚代  
李牧李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廢司馬  
尚後三月王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葱虜趙王遷及  
其將顏聚遂滅趙

漢衛青霍去病

衛青平陽人也其父鄭季爲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  
家衛媪通生青青同母兄衛長君姊長君孺次少兒  
次衛子夫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武帝故冒姓爲  
衛氏青爲侯家人少時歸其父其父使牧羊先母之  
子皆奴畜之不以爲元弟數青嘗從人至甘泉居室  
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  
生得無笞罵卽足矣安得封侯事乎青壯爲侯家驍  
從平陽主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召青  
爲建章監侍中子夫爲夫人青爲大中大夫元光五  
年青爲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大僕公孫賀爲輕



車將軍出雲中大中大夫公孫敖爲騎將軍出代郡  
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出雁門軍各萬騎青至籠城  
斬首虜數百騎將軍敖亡七千騎衛尉李廣爲虜所  
得得脫歸皆當斬贖爲庶人賀亦無功元朔元年春  
衛夫人有男立爲后其秋青爲車騎將軍出雁門三  
萬騎擊匈奴斬首虜數千人明年匈奴入殺遼西大  
守虜畧漁陽二千餘人敗韓將軍軍漢令將軍李息  
擊之出代令車騎將軍青出雲中以西至高關遂畧  
河南地至於隴西捕首虜數千畜數十萬走白羊樓  
煩王遂以河南地爲朔方郡封青爲長平侯青校尉

蘇建有功封建爲平陵侯使建築朔方城青校尉張  
次公有功封爲岸頭侯元朔五年春漢令車騎將軍  
青將三萬騎出高關公孫賀等出朔方李息等出右  
北平咸擊匈奴匈奴右賢王當衛青等兵以爲漢兵  
不能至此飲醉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遁  
獨與其愛妾一人壯騎數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校  
尉郭成等逐數百里不及得右賢裨王十餘人衆男  
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千百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  
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卽軍中拜車騎將軍青爲大  
將軍諸將皆以兵屬大將軍大將軍立號而歸天子



曰大將軍青躬率戎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人  
益封青六千戶而封青子伉為宜春侯青子不疑為  
陰安侯青子登為發干侯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  
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尉力戰之功也陛下  
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襁褓中未有勤勞上幸列  
地封為王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  
伉等三人何敢受封天子曰我非忘諸校尉功也今  
固且圖之乃悉封其麾下公孫敖得十人皆為列侯  
其秋匈奴入代殺都尉朱英其明年春大將軍青出  
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是歲也大將軍姊少兒

將帥不可無此心

子霍去病年十八幸為天子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  
軍大將軍受詔與壯士為票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  
直棄大將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去病既侯  
三歲元狩二年春以冠軍侯去病為驃騎將軍將萬  
騎出隴西有功其夏驃騎將軍與合騎侯敖俱出北  
地異道博望侯張騫中郎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  
皆擊匈奴郎中令將四千騎先至博望侯將萬騎在  
後至匈奴左賢王將數萬騎圍郎中令郎中令與戰  
二日歿者過半所殺亦過當博望侯至匈奴兵引去  
博望侯坐行留當斬贖為庶人而驃騎將軍出北地



已遂深入與合騎侯失道不相得。驃騎將軍踰居延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欲驃騎。驃騎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軍。亦天幸未嘗困絕也。然而諸宿將常留落不耦。由此驃騎日以親貴。比大將軍。其秋單于怒。渾邪王居西方。數爲漢所破。亡數萬人。以驃騎之兵也。單于怒欲召誅渾邪王。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令報天子。是時大行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即馳傳以聞。天子聞之。於是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驃騎將軍將兵往迎。

之。驃騎既渡河。與渾邪王衆相望。渾邪王裨將見漢軍而多欲不降者。頗遁去。驃騎乃馳入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衆渡河降者數萬。號稱十萬。既至長安。天子所以賞賜者數十巨萬。封渾邪王萬戶。爲漯陰侯。是歲元狩四年。上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將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驃騎。驃騎始爲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言單于東。乃更令驃騎出代郡。令大將軍出定襄。郎中令廣爲前將軍。太僕賀爲左將軍。主爵趙食其爲右將。



軍平陽侯襄爲後將軍皆屬大將軍兵卽度幕人馬凡五萬騎與驃騎等咸擊匈奴單于趙信爲單于謀曰漢兵旣度幕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乃悉遠止其輜重皆以精兵待幕北而適值大將軍軍出塞千里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大將軍令武剛車自環爲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可萬騎會日且入大風起砂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遶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疆戰而匈奴不利薄暮單于遂乘六羸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時已昏漢匈奴相紛拏殺大當漢軍左校捕虜言單

于未昏而去漢軍因發輕騎夜追之大將軍軍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遲明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捕斬首虜萬餘級遂至寘顏山趙信城得匈奴積粟食軍軍留一日而還悉燒其城餘粟以歸大將軍之與單于會也而前將軍廣右將軍食其軍別從東道或失道後擊單于大將軍引還過幕南乃得前將軍右將軍大將軍欲使使歸報令長史簿責前將軍廣廣自殺右將軍至下吏贖爲庶人大將軍軍入塞凡斬捕首虜萬九千級是時匈奴衆失單于十餘日右谷蠡王聞之自立爲單于單于後得其衆右王乃去單



于之號驃騎將軍亦將五萬騎車重與大將軍軍等而無裨將悉以李敢等爲大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千餘里直左方兵所斬捕功已多大將軍旣皆還益封驃騎將軍右北平太守路博德等皆封列侯軍吏卒爲官賞賜甚多而大將軍不得益封軍吏卒皆無封侯者兩軍之出塞塞閼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復入塞者不滿三萬匹乃益置大司馬位及大將軍驃騎將軍皆爲大司馬定令令驃騎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之後大將軍青日退而驃騎日益貴大將軍故人門下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唯任安不肯驃騎

將軍爲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天子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畧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爲治第令驃騎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爲也。繇北上益重愛之。自大將軍圍單于之後十四年而卒。竟不復擊匈奴者。以漢馬少而方南誅兩越東伐朝鮮擊羗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大將軍青凡七出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餘級。一與單于戰。收河南地。遂置朔方郡。再益封凡萬一千八百戶。封三子爲侯。三千三百戶。并之萬五千七百戶。其校尉裨將以從大將軍侯者九人。其裨將及校尉以爲將者十四人。最驃騎



新編通鑑卷之三十一  
將軍去病凡六出擊匈奴其四出以將軍斬捕虜首十一萬餘級及渾邪王以衆降數萬遂開河西酒泉之地西方益少胡寇四益封凡萬五千一百戶其校吏有功爲侯者凡六人而後爲將軍二人

隋長孫晟

長孫晟字季晟性通敏畧涉書記善彈工射趨捷過人年十八仕周爲司衛上士初未知名唯楊堅一見深異焉謂曰長孫武藝逸羣又多奇畧後之名將非此子耶及突厥攝圖請婚周以趙王招女妻之周與攝圖各相誇競妙選驍勇以克使者因遣晟副汝南

公宇文神慶送千金公主至其牙前後使人數十輩攝圖多不禮之獨愛晟每共游獵留之竟歲嘗有二雕飛而爭肉因以箭兩隻與晟請射取之晟馳往遇雕相攫遂一發雙貫焉攝圖喜命諸子弟貴人皆相親友冀昵近之以學彈射其弟處羅侯號突利設尤得衆心爲一國所忌密託心腹陰與晟盟晟與之游獵因察山川形勢部衆強弱皆盡知之還拜奉車都尉開皇元年攝圖曰我周家親也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何面目見可賀敦因與高寶寧攻陷臨渝鎮約諸百部落謀共南侵文帝新立由是大懼修長城發



兵屯北境命陰壽鎮幽州虞慶則鎮并州屯兵爲之備晟先知攝圖玷厥阿波突利等叔姪兄弟各統強兵俱號可汗分居四面內懷猜忌外示和同難以力征易可離間因上書曰臣於周末叅克外使匈奴倚伏實所具知玷厥之於攝圖兵強而位下外名相屬內隙已彰鼓動其情必將自戰又處羅侯者攝圖之弟奸多而勢弱曲取衆心國人愛之因爲攝圖所忌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間頗畏攝圖受其牽率唯強是與未有定心宜遠交而近攻離強而合弱通使玷厥說合阿波則攝圖迴兵自防右地又引處羅遣蓮奚

壽則攝圖分衆還備左方首尾猜嫌腹心離阻十數年後承釁討之必可一舉而空其國上省表大悅因召與語晟口陳形勢手畫山川寫其虛實皆如指掌上深嗟異皆納用焉因遣太僕元暉出伊吾道使詣玷厥賜以狼頭纛謬爲欽敬玷厥使來引居攝圖使上反間旣行果相猜貳授晟車騎將軍出黃龍道賫幣賜奚霫契丹等遣爲鄉導得至處羅侯所深布心腹誘令內附二年攝圖號四十萬騎自蘭州入至于周盤破達奚長儒軍更欲南入玷厥不從引兵而去時晟又說染干詐告攝圖曰鐵勒等反欲襲其牙攝



圖乃懼，迴兵出塞。後數年，突厥大入，發八道元帥出拒之。阿波至涼州，與竇榮定戰，賊帥累北。時晟爲偏將，使謂之曰：攝圖每來戰，皆大勝。阿波纔入，使即致欺。此乃突厥之耻。且攝圖之與阿波，兵勢本敵。今攝圖日勝，爲衆所崇。阿波不利於國，生辱攝圖，必當因此以罪歸於阿波。成其夙計，滅北牙矣。阿波使至，晟又謂曰：今達頭與隋連和，而攝圖不能制。可汗何不依附天子，連結達頭，相合爲強。此萬全之計。豈若喪兵負罪，歸就攝圖，受其戮辱耶。阿波納之，因留塞上。後使人隨晟入朝，時攝圖與衛王軍遇，戰於白道，敗。

走至磧，聞阿波懷貳，乃掩北牙，盡獲其衆，而殺其母。阿波還，無所歸，西奔玷厥，乞師十餘萬，東擊攝圖。復得故地，收散卒，與攝圖相攻。阿波頓勝，其勢益強。攝圖又遣使朝貢，公主自請改姓，乞爲帝女。上許之。四年，遣晟副虞慶則使于攝圖，賜公主姓爲楊氏，改封大義公主。攝圖奉詔不肯起拜，晟進說乃拜。受詔使還，稱旨，授儀同三司、左勳衛車騎將軍。七年，攝圖死，遣晟持節拜其弟處羅侯爲莫何可汗，以其子雍閭爲葉護可汗。處羅侯因晟奏曰：阿波爲天所滅，與五六千騎在山谷間，當取之以獻。時召文武議焉。樂安



公元諧曰請就彼裊首以懲其惡武陽公李克請生將入朝顯戮而示百姓上問晟晟曰阿波之惡非負國家因其困窮取而爲戮恐非招遠之道不如兩存之上曰善八年處羅侯歿遣晟往弔仍賚陳國所獻寶器以賜雍閭十三年流人楊欽亡入突厥詐言彭城公劉祖共宇文氏女謀欲反隋遣其來密告公主雍閭信之乃不修貢又遣晟出使微觀察焉公主見晟言辭不遜又遣所私胡人安遂迦共欽計議扇惑雍閭晟還以狀奏又遣晟往索欽雍閭欲勿與謬曰客內無此色人晟乃貨其達官知欽所在夜掩獲之以示雍閭因發公主私事國人大耻雍閭執遂迦等並以付晟使還上大喜加授開府仍遣入蕃蒞殺大義公主雍閭又表請婚僉議將許之晟奏曰臣觀雍閭反覆無信特共玷厥有隙所以依倚國家縱與爲婚終當必叛今若得尚公主承藉威靈玷厥染于必又受其徵發強而更反後恐難圖且染于者處羅侯之子素有誠款于今兩世臣前與相見亦乞通婚不如許之招令南徙兵少力弱易可撫馴使敬雍閭以爲邊捍上曰善又遣慰喻染干許尚公主十七年染干遣使隨晟來逆女以染女封安義公主以妻之晟



說也。于南徙居度斤舊鎮，雍閭疾之，亟來鈔畧。于伺知動靜，輒遣奏聞，是以賊來每先有備。十九年，染干因晟奏雍閭作攻，其欲打大同城，詔發六總管並合力掩襲。染干大戰于大長城下，染干敗績，其兄弟子姪盡見殺，而部落亡散。染干與晟獨以五騎逼夜南走，至旦行百餘里，收得數百騎，乃相與謀曰：「今兵敗入朝，一降人耳，大隋天子豈禮我乎？」玷厥雖來，本無寬隙，若往投之，必相存濟。晟知懷貳，乃密遣使者入伏遠鎮，令速舉烽。染干見四烽俱發，問晟城上烽

燃何也？晟給之曰：「城高地迥，必遙見賊來，我國家法若賊少舉二烽，來多舉三烽，大逼舉四烽，便見賊多而又近耳。」染干大懼，謂其衆曰：「追兵已逼，且可投城。」既入鎮，晟留其達官執室以領其衆，自將染干馳驛入朝。帝大喜，進晟左勳衛驃騎將軍，持節護突厥。晟遣降虜覘候雍閭，知其牙肉屢有災變，夜見赤虹光照數百里，天狗實雨血三日，流星墜其營中有聲如雷。每夜自驚言：「隋師且至。」並遣奏知，尋以染干爲啓人，可汗賜射於武安殿，選善射者十二人分爲兩朋。啓人曰：「臣由長孫大使得見天子，今日賜射，願入其



朋許之。給箭六發，皆入鹿。啓人之朋竟勝。時有鷲羣飛上，曰：公善彈，爲我取之。十發俱中，竝應。九而落，是日百官獲賫。晟獨居多，尋遣領五萬人於朔州，築大利城以處染干。安義公主死，持節送義城公主，復以妻之。晟又奏染干部落歸者，旣衆，雖在長城內，猶被雍閭鈔畧，往來辛苦，不得寧居。請徙五原，以河爲固。於夏勝兩州間，東至西河，南北四百里，掘爲樓塹，令處其內，任情放牧，免於抄掠。人必自安，上並從之。二十年，都監大亂，爲部下所殺。晟因奏曰：賊內攜離，其主被殺，乘此招誘，必竝來降。請遣染干部下分頭招

慰，上許之。果盡來附。達頭恐怖，又大集兵，詔晟部領降人爲秦州行軍總管。取晉王廣節度出討達頭，達頭與王相抗。晟進策曰：突厥飲泉，易可行毒。因取諸藥毒水，土流達頭人畜飲之，多死。大驚曰：天雨惡水，其亡我乎？因夜遁。晟追之，斬首千餘級，俘百餘口。王大喜，引晟入內，同宴極歡。有突厥遣官來降，時亦預坐。說言突厥之內，大畏長孫總管。聞其弓聲，謂爲霹靂。見其走馬，稱爲閃電。王笑曰：將軍震怒，威行域外，遂與雷霆爲比。一何壯哉！師旋授上開府儀同三司。復遣還大利城，安撫新附。仁壽元年，晟表奏曰：臣夜



下  
甲克用染

登城樓望見磧北有赤氣長百餘里皆如雨足下垂  
 被地謹驗其書此名灑血其下之國必且破亡將滅  
 匈奴宜在今日詔楊素為行軍元帥晟為受降使者  
 送染干北伐二年軍次北河逢賊帥思力俟斤等領  
 兵拒戰晟與大將軍梁默擊走之賊眾多降晟又教  
 染干分遣使者往北方鐵勒等部招攜取之三年有  
 鐵勒思結伏具渾斛薛阿拔僕骨等十餘部盡背達  
 頭來降附達頭眾大潰西奔吐谷渾晟送染干安置  
 于磧石粟畢入朝大業三年煬帝幸榆林欲出塞外  
 陳兵耀武壘突厥中指于涿郡仍恐染干驚懼先遣

往喻旨稱述帝意染干聽之因召所部諸國奚霫室  
 韋等種落數十酋長咸萃晟見牙中草穢欲令染干  
 親自除之示諸部落以明威重乃指帳前草曰此根  
 大香染干遽取嗅之曰殊不香也曰國家法天子行  
 幸所在諸侯並躬親灑掃耘除御路以表至敬之心  
 今牙中蕪穢謂是留香草耳染干乃悟曰奴罪過奴  
 之骨肉皆天子賜也得効筋骨豈敢有辭特以邊人  
 不知法耳遂拔所佩刀親自芟草其貴人及諸部落  
 爭放効之乃發榆蘇堠至于其牙又東達于薊長  
 三千里廣百餘步遂就役而開御道帝聞益喜焉



後除淮陽太守未赴任復爲右驍衛將軍五年卒年五十八帝悼惜之後突厥圍雁門帝歎曰向使長孫晟在不令匈奴至此晟好奇計務立功名至居憂毀瘠爲朝士所稱大唐貞觀中追贈司空上柱國謚曰獻

### 唐郭震

郭震字元振魏州貴鄉人以字顯長七尺美鬚髯少有大志十六與薛稷趙彥昭同爲太學生家嘗送資錢四十萬會有縗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治喪元振舉與之無少吝一不質名字稷等歎駭十

八舉進士爲通泉尉任俠使氣揆去小節嘗盜鑄及掠賣部中口千餘以餉遺賓客百姓厭苦武后知所爲召欲詰旣與語奇之索所爲文章上寶劍篇后覽嘉歎詔示學士李嶠等即授右武衛鎧曹參軍進奉宸監丞會吐蕃乞和其大將論欽陵請罷四鎮兵披十姓之地乃以元振充使因覘虜情還上疏曰利或生害害亦生利國家所患唯吐蕃與默啜耳今皆和附是將大利于中國也若圖之不審害且隨之欽陵欲裂十姓地解四鎮兵此動靜之機不可輕也若直逼其意恐邊患必甚于前宜以策緩之使其和望勿



絕而惡不得萌。固當取舍審也。夫患在外者，十姓四  
鎮是也。患在內者，甘涼瓜肅是也。關隴屯戍，向三十  
年力。用困竭。脫甘涼有一日警，豈堪廣調發耶。善爲  
國者，必料內以敵外，不貪外以害內。然後安平可保。  
欽陵以四鎮近，以畏我侵掠，此吐蕃之要。然清海吐  
渾密邇，蘭鄯易爲我患，亦國家之要。今宜報欽陵曰：  
四鎮本扼諸蕃，走集以分其力，使不得併兵東侵。今  
委之則蕃力益弱，易以擾動。保後無東意，當以吐渾  
諸部青海故地歸於我，則俟片部落還吐蕃矣。此足  
杜欽陵口而和議未絕。且四鎮久附其倚國之心，豈

唐邊鎮  
異於宋者  
唐之和戎  
爲政宋之  
和敵爲政  
也

與吐蕃等。今人知利害情實而分裂之，恐傷諸國意。  
非制御之算，后從之。又言吐蕃徭徕戍久矣，咸願解  
和。以欽陵欲裂四鎮，專制其國，故未歸款。陛下誠能  
歲發和親使，而欽陵常不從，則其下必怨。設欲大舉  
固不能。斯離間之漸也。后然其計，後數年吐蕃君臣  
相猜，攜卒誅欽陵，而其弟贊婆等來降。因詔元振與  
河源軍大使夫蒙令卿率騎往迎，受主客郎中久之。  
突厥吐蕃聯兵寇涼州，后方御洛城門宴，邊報遽至。  
因輟樂，拜元振爲涼州都督，即遣之。初州境輪廣，纔  
四百里，虜來必傳城下。元振始於南硤口置和戎城。



后聞之而  
較樂遣將  
其指心海  
事如此

北磧置白亭軍制束要路遂拓境千五百里白是州  
無虜憂又遣甘州刺史李漢通闢屯田盡水陸之利  
稻收豐衍舊涼州粟斛售數千至是歲數登至匹縑  
易數十斛支厝十年牛羊被野治涼五歲善撫御夷  
夏畏慕令行禁止道不舉遺河西諸郡置生祠揭碑  
頌德神龍中遷左驍衛將軍安西大都護制誥元振  
爲金山道行軍大總管烏質勒之將闕啜忠節與婆  
葛交怨屢相侵而闕啜兵弱不支元振奏請追闕啜  
入宿衛徙部落置瓜沙間詔許之闕啜遂行至播仙  
城遇經畧使周以悌以悌說之曰國家以高班厚秩

待君者以君統攝部落有兵衆故也今輕身入朝是  
一老胡耳在朝之人誰復喜見非惟官資難得亦恐  
性命在人今宰相有宗楚客紀處訥並專權用事何  
不厚貺二公請留不行請求阿史那獻爲可汗以招  
十姓請郭虔瓘使拔汗那蒐其鎧馬以助軍旣得復  
仇部落更存闕啜然之即勒兵擊于闐坎城下之因  
所獲遣人間道賫黃金分遺宗楚客紀處訥使就其  
謀元振知之上疏曰國家往不與吐蕃十姓四鎮而  
不擾邊者蓋其諸豪泥婆羅等屬國自有攜貳故贊  
普南征身殞寇庭國中大亂嫡庶競立將相爭權自

此謀亦難



是決不可  
確以立功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七 三  
相翦屠。士畜疲癘。財力困窮。顧人事天時。兩不諧契。  
所以屈志於漢。非實忘十姓四鎮也。如其有力。後且  
必爭。今忠節忽國家大計。欲爲吐蕃鄉道主人。四鎮  
危機。恐從此啓。吐蕃得志。忠節亦當在賊掌股。豈復  
得事我哉。往吐蕃於國無有恩力。猶欲爭十姓四鎮。  
今若効力樹恩。則請分于闐疏勒者。欲何以抑之。且  
其國諸蠻及婆羅門。方自嫌阻。藉令求我助討者。欲  
何以拒之。是以古之賢人。不願夷狄。妄惠非不欲其  
力。懼後求無厭。益生中國事也。臣愚以爲用吐蕃之  
力。不見其便。又請阿史那獻者。豈非以可汗子孫能

招綏十姓乎。且斛瑟羅及懷道與獻父元慶叔僕羅  
兒俊子。俱可汗子孫也。往四鎮以他訶十姓之亂。請  
元慶爲可汗。卒亦不能招來。而元慶沒賊。四鎮淪陷。  
忠節亦嘗請以斛瑟羅及懷道爲可汗矣。十姓未附。  
而碎葉幾危。又吐蕃亦嘗以俊子僕羅并拔布爲可  
汗矣。亦不能得十姓。而皆自亡滅。此非它其子孫無  
惠下之才。恩義素絕故也。豈止不能招懷。且復爲四  
鎮患。則冊可汗子孫其効固試矣。獻又遠於其父兄。  
人心何繇即附。若兵力足取十姓。不必要須可汗子  
孫也。又請以郭虔瓘蒐兵稅馬於拔汗那。徃虔瓘已



嘗與忠節擅入其國。臣時在疏勒。不聞得一甲一馬。而拔汗那挾忿侵擾南道。吐蕃將佞子以擾四鎮。且虔瓘往至拔汗那國。四面無助。若履虛邑。猶引佞子爲蔽。况今北有沙葛。知虔瓘之西。必引以相援。拔汗那倚堅城而抗于內。突厥邀伺于外。虔瓘等豈能復如往年得安易之幸哉。疏奏不省。楚客等旣受闕啜之賂。因建造攝御史中丞馮嘉賓持節安撫闕啜。以御史李守素處置四鎮。以牛師獎爲安西副都護。代元振領本涼兵。召吐蕃併力擊娑葛。娑葛之使娑臍知楚客謀。娑葛怒。即發兵出安西。撥換焉耆。

疏勒各五千騎。於是闕啜在計舒河。與嘉賓會。娑葛兵奄至。禽闕啜。殺嘉賓。又殺李守素於僻城。牛師獎於火燒城。遂陷安西四鎮。路絕。元振屯疏勒水上。未敢動。楚客復表周以悌代元振。且以阿史那獻爲十姓可汗。置軍焉耆。以取娑葛。娑葛遺元振書。且言無仇於唐。而楚客等受闕啜金。欲加兵擊滅。我故懼死。而闕且請斬楚客。元振奏其狀。楚客大怒。誣元振有異圖。召將罪之。元振使子鴻間道奏。乞留定西土。不敢歸京師。以悌乃得罪流白州。而赦娑葛。睿宗立。召爲太僕卿。將行安西酋長有務面哭送者。旌節下玉。



八編類纂 卷二百七  
門關去涼州猶八百里、城中爭具壺漿、謹迎都督、嗟歎以聞、景雲二年、進吏部尚書、先天元年、爲朔方軍大總管、始築定遠城、以爲行軍計集之所、至今賴之、明年、以兵部尚書復同中書門下三品、玄宗誅太平公主也、睿宗御承天門、諸宰相走伏外省、獨元振總兵扈帝、事定、宿中書者十四日、乃休、進封代國公、隨又兼御史大夫、復爲朔方大總管、以備突厥、未行、會玄宗講武驪山、旣三令、帝親鼓之、元振遽奏禮止、帝怒、軍容不整、引坐纛下、將斬之、劉幽求、張說扣馬諫曰、元振有翊贊大功、雖得罪當宥、乃赦死、流新州、開

元元年、帝思舊功、起爲饒州司馬、怏怏不得志、道病卒、年五十八、十年、贈太子少保、元振雖少、雄邁及貴、居處乃儉約、手不置書、人莫見其喜愠、建宅宣陽里、未嘗一至、諸院廡自朝還、對親欣欣、退就室儼如也、距國初、仕至宰相、而親具者、惟元振云、

延陵顏季亨會通父按







遮匄誘蕃落以動安西與吐蕃連和朝廷欲討之行  
儉議曰吐蕃叛渙方熾敬元失律審禮喪元安可更  
爲西方生事今波斯王死其子泥涅師質京師有如  
遣使立之卽路出二蕃若權以制事可不勞而功也  
帝因詔行儉冊送波斯王且爲安撫大食使徑莫賀  
延磧風礫晝冥導者迷將士饑乏行儉止營致祭令  
曰水泉非遠衆少安俄而雲徹風恬行數百步水草  
豐美後來者莫識其處衆皆驚以方漢二帥將軍至  
西州諸蕃郊迎行儉召豪傑千餘人自隨揚言大熱  
未可以進宜駐軍須秋都支覘知之不設備行儉徐

召四鎮酋長僞約畋謂曰吾念此樂未始忘孰能從  
吾獵者於是子弟願從者萬人乃陰勒部伍數日倍  
道而進去都支帳十餘里先遣其所親問安否外若  
閑暇非計襲者又使人趨召都支都支木與遮匄計  
及秋拒使者已而聞軍至倉卒不知所出卒子弟五  
百餘人詣營謁遂禽之是日傳其契箭召諸部豪長  
悉來請命並執送碎葉城簡精騎約齋襲遮匄道獲  
遮匄使者釋之俾前往諭其主并言都支已禽狀遮  
匄乃降悉俘至京師將吏爲刻石碎葉城以紀功

唐王峻



王駿洛陽人少孤好學長豪曠不樂爲御檢事擢明  
經第歷遷殿中侍御史加朝散大夫時朔方軍元帥  
魏元忠討賊失利歸罪于副將韓思忠奏請誅之駿  
以思忠旣是偏裨制不由已又有勇智可惜不可獨  
殺非辜乃廷議諍之思忠竟得釋而駿亦由是出爲  
渭南令景龍末累轉爲桂州都督桂州舊有屯兵當  
運衡永等州糧以饋之駿始改築羅郭奏罷屯兵及  
轉運又堰江水開屯田數千頭百姓賴之遷朔方副  
大總管吐蕃以精甲十萬寇臨洮其酋全達延以兵  
踵而前駿率所部二千與臨洮軍合料奇兵七百易  
胡服夜襲去賊五里令曰前遇寇士大呼鼓角應之  
賊驚疑伏在旁自相鬪死者萬計進并州都督長史  
突厥默啜爲拔曳固所殺其下多降分置河曲旣而  
降者稍稍叛去駿上言突厥向以國亂故款塞與部  
落無間也延素北風何嘗忘之今徙處河曲使內伺  
邊隙乃是畜養使爲間謀日月滋久奸詐愈深比者  
不受要約兵已屢動擅作烽區閉障行李虜脫南牧  
降帳必與連衡以相應接表裏有敵雖韓彭孫吳無  
所就功請至農隙令朔方軍大陳兵召酋豪告以禍  
福啗以金繒且言南方麋鹿魚米之饒並遷置淮右



河南寬鄉給之程糧雖一時之勞然不二十年漸服諸華料以克兵則皆勁卒議者若謂降狄不可以南處則高麗舊俘置沙漠之曲西域傍編夷居青徐之右何獨降胡不可徙歟臣復料議者必因故事置于河曲前日已寧今無獨異且往者頡利破亡邊鄙安定故降戶得以久安今虜未殄滅此降人皆戚屬固不與往年同已臣請以三策料之悉其部落置內地獲精兵之實閉黠虜之患此上策也亭障之下蕃華參處廣屯戍為備擬費甚人勞下策也置之朔塞滋成禍萌此無策也不然前至河冰且必有變書未報

而虜已叛乃敕駿將并州兵濟河以討駿間行卷甲捨暮趨山谷夜遇雪恐失期誓於神明曰駿事君不以忠不討有罪天所殛者當自蒙罪士眾無罪心誠忠而天監之則止雪反風以獎成功俄而和霽時叛胡分二道走駿自東道追及之獲級三千以功遷御史大夫朔方道行軍大總管時突厥跌跌部落及僕固都督勾磨等散在受降城左右居止且謀引突厥共為表裏陷軍城而叛駿因入奏密請誅之八年秋駿誘跌跌等黨與八百餘人于中受降城蘭池胡康待賓反詔郭知運與駿討平之玄宗以官人賜知運



等駿獨不敢取曰臣之事君猶子事父詎有常近聞掖而臣子敢當乎誓死以免見聽初駿奏朔方兵力有餘願罷知運獨當戍未報而知運至故不協駿所降附知運輒縱擊賊意駿賣已乃復叛駿坐貶梓州刺史卒贈尚書左丞相駿氣貌偉特人謂之熊虎相慕節氣有古人風其馭下肅一吏人畏愛之突厥默啜既死突厥施蘇祿復自爲可汗毗伽可汗患之默啜時牙官噶欲谷年七十餘多智畧國人信服之毗伽乃召以爲謀主突厥降戶處河曲者多叛歸之駿上言願集兵衆徙之內地疏奏未報降戶果叛時朔

方大總管薛訥討之王駿亦引并州兵追擊破之毗伽謀入寇噶欲谷曰唐主英武民和年豐未有間隙我衆新集且當息養數年始可觀變而舉毗伽又欲築城立寺觀噶欲谷曰突厥人徒不及唐之百一所以能與爲敵者正以隨逐水草射獵爲業人皆習武強則進兵弱則竄伏故也若變舊俗必爲所滅釋老之法教人仁弱非用武爭勝之術不可崇也乃止

### 宋李允則

李允則守垂範并州孟人濟州團練使謙溥子也少以材畧聞蔭補衙內指揮使西川賊劉旰平上官正



議修城未決。命允則往視。還言西川以無城難守。宜如正議。又言兵分則緩急不爲。凡請併屯要害。以便餽餉。高溪州蠻田彥伊入寇。遣詣辰州。與轉運使張素荆南劉昌言計事。多則以蠻徼不足加兵。悉招輯之。遷知潭州。將行。其宗謂曰。朕在南衙。畢士安嘗道卿家世。今以湖南屬卿。初馬氏暴斂。州人出緡。謂之地稅。潘美定湖南。計屋輪絹。謂之屋稅。營田戶給牛。歲輸米。死猶輸。謂之枯骨稅。民輸茶。初以九斤。後益至三十五斤。允則請除三稅。茶以半爲定制。民皆便之。湖湘多山田。可以藝粟。

格  
田  
田  
田

而民情不耕。乃下令月所給馬芻。皆輸本色。繇是山田悉懇。湖南饑。欲發官廩。先賑而後奏。轉運使執不可。允則曰。須報踰月。則饑者無及矣。明年薦饑。復欲先賑。轉運使又執不可。允則請以家貲爲質。乃得發廩。賤糶。因募饑民。堪役者。隸軍籍。得萬人。轉運使請發所募兵。禦邵州蠻。允則曰。今蠻不攪。無名益戍。是長邊患也。且兵皆新募。饑瘠。未任出戍。乃奏罷之。陳堯叟安撫湖南。民列允則治狀。請留。堯叟以聞。召還。連對三日。帝曰。畢士安不謬。知人者。遷知滄州。允則巡視州境。濬浮陽湖。葺營壘。官舍間穿井。未幾。契丹



來攻老幼皆入保而水不乏。斲木代砲契丹遂解去。真宗復召謂曰頃有言卿濬井葺屋爲勞民者及契丹至始見善爲備也。轉鎮定高陽三路行營兵馬都堅押大陣東面請對自陳武藝非所長不可以當邊劇帝曰卿爲我運籌策不必當矢石也。凡下諸路宜勅必先屬允則省而後行及王超敗人心震搖允則勸超衰經向師哭以解衆忿契丹通好徙知瀛州上言朝廷已許契丹和議但擇邊將謹誓約有言和好非利者請一切斥去真宗曰茲朕意也何承矩爲河北緣邊安撫提點榷場及承矩疾詔自擇代乃請允

則知雄州初禁榷場通異物而邏者得所易珉玉帶允則曰此以我無用易彼有用也縱不治遷東上閣門使獎州刺史河北旣罷兵允則治城壘不輟契丹主曰南朝尚修城備得無違誓約乎其相張儉曰李雄州爲安撫使其人長者不足疑旣而有詔詰之允則奏曰初通好不卽完治恐他日頽圯因此廢守則邊患不可測也帝以爲然城北舊有甕城允則欲合大城爲一先建東嶽祠出黃金百兩爲供器道以鼓吹居人爭獻金銀久之密自徹去聲言盜自北至遂下令捕盜三移文北界乃興版築揚言以護祠而卒



就開城浚壕起月隄自此甕城之人悉內城中始州  
民多以草覆屋允則取材木西山大爲倉廩營舍始  
教民陶瓦甃標里開置廊市邸舍水磴城上悉累甃  
下環以溝塹蒔麻植榆柳廣闢承翰所修屯田架石  
橋備亭榭列隄道以通安肅廣信順安軍歲修禊事  
召界河戰棹爲競渡縱北人遊觀潛寓水戰州北舊  
多設陷馬坑城下起樓爲斥堠望十里自罷兵人莫  
敢登允則曰南北旣講和矣安用此爲命徹樓夷坑  
爲諸軍蔬園濬井疏洫列畦隴築短垣縱橫其中植  
以荆棘而其地益阻溢因治坊巷徙浮圖北原上州

民旦夕登望三十里下令安撫司所治境有隙地悉  
種榆久之榆滿塞下顧謂僚佐曰此步兵之地不利  
騎戰豈獨資屋材耶上元舊不燃燈允則結綵山聚  
優樂使民夜縱遊明日偵知北酋欲間入城中觀允  
則與同隙伺郊外果有紫衣人至遂與俱入傳舍不  
交一言出奴女羅侍左右劇飲而罷且置其所乘騾  
廡下使遁去卽幽州統軍也後數日爲契丹所誅嘗  
晏軍而甲仗庫火允則作樂飲酒不輟副使請救不  
荅少頃火熄悉塞所焚物密遣吏持檄瀛州以茗籠  
運器甲不浹旬兵數以完人無知者樞密院請劾不



救火狀真宗曰允則必有謂姑詰之對曰兵械所藏  
燬火甚嚴方宴而焚必姦人所爲舍宴而救事或不  
測又得謀釋縛厚遇之謀言燕京大王遣來因出所  
刺緣邊金穀兵馬之數允則曰若所謂謬矣呼主吏  
按籍書實數與之謀請加緘印因厚賜以金縱還未  
幾謀遽至還所與數緘印如故及出彼中兵馬財力  
地里委曲以爲報一日民有訴爲契丹民毆傷而遁  
者允則不治與傷者錢二千衆以爲怯逾月幽州以  
其事來詰荅以無有益他謀欲以毆人爲質驗北得  
報以爲妄乃殺謀雲翼卒亡入契丹允則移文督還

契丹報以不知所在允則曰在某所契丹駭不敢隱  
卽歸卒乃斬以徇天禧二年知鎮州徙潞州天聖六  
年卒允則不事威儀間或步出遇民有可語者延坐  
與語以是洞知人情訟至無大小面訊立斷善撫士  
卒皆得其用盜發輒獲人亦莫知所由身無兼衣食  
無重羞不畜資財在河北二十餘年事功最多其方  
略設施雖寓於遊觀亭傳間後人亦莫敢隳至於國  
信往來費用儀式多所裁定晚年居京師有自契丹  
亡歸者皆命舍允則家允則死始寓樞密院大程官  
營王君王玉談苑曰李允則守雄州匈奴不敢南牧朝



延無北顧之憂。一日出官庫錢千緡，復歛民間錢起浮圖。卽時飛謗至京師。至於監司，亦屢有奏劄。真宗悉封付允，則然攻者尚喧沸。真宗遣中人密諭之。允則謂使者曰：「某非留心釋氏，實爲邊地起望樓爾。蓋是時北鄙方議寢兵，罷斥堠。允則不欲顯爲其備，然後謗毀不入，畢其所爲。」

### 宋高瓊

高瓊家世燕人。徙亳州。事太宗、真宗。官至太尉。曾孫女配英宗爲宣仁聖烈皇后。上在澶淵南城，瓊請幸河北。曰：「陛下不幸北城，百姓如喪考妣。馮極在旁呵

之曰：「高瓊何得無禮？」瓊怒曰：「君以文章爲大臣，今虜騎充斥如此，猶責瓊無禮。君何不賦一詩詠退虜騎耶？」上乃幸北城，至浮橋，猶駐輦未進。瓊以所執撾築輦夫背，曰：「何不亟行，今已至此，尚何疑焉？」上乃命進輦。旣至，登北城樓，張黃龍旗。將士皆呼萬歲。會虜將撻覽中弩死，虜遂退。他日上命準召瓊詣中書戒之，曰：「卿本武臣，勿強學儒士作書語也。」太祖與文臣言未嘗文談，蓋欲激厲將士。此漢高祖溺冠之意也。至太宗好文，方戰爭之時，多作詩賦。羣臣屬和，故武事不競。卒有潘美之敗，及澶淵之後，章聖旣渡大河，至



浮橋一半。瓊執御轡曰。此處好喚宰相吟兩首詩也。蓋當時宰相王欽若陳堯叟輩好爲詩賦。以薄此輩。故平日憾之。而有此語。真宗嘗問卿子幾人。曰。臣子十有四。人臣誠愚不肖。然未嘗不教以知書。於是賜諸經史於其家。每戒諸子毋曲事要勢。以蘄進身。若吾奮節行間。至乘旄鉞。豈因人力哉。

宋种師道

种師道字彞叔。少從張載學。以蔭補三班。奏職試法。易文階爲熙州推官。提舉秦鳳常平議役法。忤蔡京。旨又謂其詆毀先烈。罷入黨籍。屏廢十年。知懷德軍。

夏國畫境。其使焦彥堅必欲得故地。師道曰。如言故地。當以漢唐爲正。則君家疆土益蹙矣。彥堅無以對。童貫握兵柄。而西翁張威福見者皆旅拜。師道長揖而已。召詣闕。徽宗訪以邊事。對曰。先爲不可勝。來則應之。妄動生事。非計也。貫議徙內郡。弓箭手實邊。而指爲新邊。所募帝復訪之。對曰。臣恐動遠之功未立。而近擾先及矣。帝善其言。賜襲衣金帶。以爲提舉秦鳳弓箭手時。五路並置官。帝謂曰。卿吾所親擢也。貫滋不悅。師道不敢拜。以請得提舉崇福官。久之。知西安州。夏人侵定邊。築佛口城。率師往夷之。始至渴甚。



師道指山之西麓曰是當有水命工求之果得水滿  
谷知渭州督諸道兵城席葦土賦工敵至堅壁葫蘆  
河師道陳于河澌若將決戰者陰遣偏將曲克徑出  
橫嶺揚言援兵至敵方駭顧楊可世潛軍軍其後姚  
平仲以精甲衷擊之敵大潰斬首五十級獲橐駝馬  
牛萬計其酋僅以身免卒城而還又詔帥陝西河東  
七路兵征臧底城期以旬日必克既薄城下敵守備  
甚固官軍小怠列校有據胡床自休者立斬之屍于  
軍門令曰今日城不下視此衆股慄慄而登城城卽  
潰時至纔八日帝得捷書喜進侍衛親軍馬副都指

揮使童貫謀伐燕使師道盡護諸將師道諫曰今日  
之舉譬如盜入鄰家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焉無  
乃不可乎貫不聽既次白溝遼人譟而前士卒多傷  
師道先令人持一巨挺自防賴以不大敗遼使來請  
曰女直之叛本朝亦南朝之所甚惡也今射一時之  
和棄百年之好結豺狼之鄰基他日之禍謂爲得計  
可乎救災卹鄰古今通義惟大國圖之貫不能對師  
道復諫宜許之又不聽密劾其助賊而黼怒責爲右  
衛將軍致仕而用劉延慶代之延慶敗績于盧溝帝  
思其言起爲憲州刺史俄復致仕金人南下趨召之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八  
加京畿河北制置使聽便宜檄兵食師道方居南山  
豹林谷聞命卽東過姚平仲有步騎七千與之俱北  
至洛陽聞幹離不已屯京城下或止勿行曰賊勢方  
銳願少駐汜水以謀萬全師道曰吾兵少若遲迴不  
進形見情露祇取辱焉今鼓行而前彼安能測我虛  
實都人知吾來士氣自振何憂賊哉揭榜沿道言种  
少保領西兵百萬來遂抵城西趨汴水南徑逼敵營  
金人懼徙砦稍北歛游騎但守牟駝岡增壘自衛時  
師道春秋高天下稱爲老种欽宗聞其至喜甚開安  
上門命尚書右丞李綱迎勞時已議和入見帝問曰

今日之事卿意如何對曰女直不知兵豈有孤軍深  
入入境而能善其歸乎帝曰業已講好矣對曰臣以  
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拜檢校少傅同知  
樞密京畿兩河宣撫使諸道兵悉隸焉以平仲爲都  
統制師道時被病命母拜許育輿入朝金使王訥在  
廷頡頏望見師道拜跪稍如禮帝顧笑曰彼爲卿故  
也京城自受圍諸門盡閉市無薪菜師道請啟西南  
壁聽民出入如常金人有擅過偏將馬忠軍者忠斬  
其六人金人來訴師道付以界旗使自爲制後無有  
敢越佚者又請緩給金幣使彼情歸扼而殲諸河執



政不可种氏姚氏皆爲山西巨室平仲父古方以熙  
河兵入援平仲慮功名獨歸种氏乃以士不得速戰  
爲言達于上李綱主其議今城下兵緩急聽平仲節  
度帝曰遣使趨師道戰師道欲俟其弟秦鳳經畧使  
師中至奏言過春分乃可擊時相距纔八日帝以爲  
緩竟用平仲斫營以及于敗旣敗李邦彥議割三鎮  
師道爭之不得李綱罷大學諸生都人伏闕願見种  
李詔趨使彈壓師道乘車而來衆塞簾視之曰果我  
公也相率聲喏而散金師退乃罷爲中太一宮使御  
史中丞許翰見帝以爲不宜解師道兵柄上曰師道

老矣難用當使卿見之令相見於殿門外師道不謀  
翰曰國有急詔許訪所疑公勿以書生之故不肯談  
師道始言我衆彼寡但分兵結營控守要地使彼糧  
道不通坐以持久可破也翰嘆味其言復上奏謂師  
道智慮未衰尚可用於是加進太尉爲河北河東宣  
撫使屯滑州實無兵自隨師道請合關河卒屯滄衛  
孟滑備金兵再至朝論以大敵甫退不宜勞師以示  
弱格不用旣而師中戰死姚古敗朝廷震悚召師道  
還太原陷又使巡邊次河陽遇王汭揣敵必大舉亟  
上疏請幸長安以避其鋒大臣以爲怯復召還旣至



宋人應追  
痛者非獨  
此一語

病不能見。十月卒。年六十七。京師失守。帝搏膺曰。不用師道。言以至於此。金兵之始退也。師道申前議。勸帝乘半濟擊之。不從。曰。異日必爲國患。故追痛其語。建炎中加贈少保。謚曰忠憲。

### 宋宗澤

宗澤字汝霖。婺州義烏人。母劉夢天。大雷電光燭其身。翌日而澤生。澤自幼豪爽。有大志。登元祐六年進士第。廷對極陳時弊。考官惡直。寘末甲。調大名館陶尉。適朝廷大開御河。時方隆冬。役夫僵仆于道中。使督之急。澤曰。浚河細事。乃上書其帥曰。時方凝寒。徒

苦民而功未易集。少需之。至初春。可不擾而辨。卒用其言。上聞從之。調晉州趙城令。下車請升縣爲軍。書聞不盡如所請。澤曰。承平時固無慮。他日有警。當知吾言矣。知萊州掖縣部使者得旨市牛黃。澤報曰。方時疫癘。牛飲其毒。則結爲黃。今和氣橫流。牛安得黃。使者怒。欲劾邑官。澤曰。此澤意也。獨銜以聞。朝廷遣使由登州結女直盟海上。謀夾攻契丹。澤語所親曰。天下自是多事矣。退居東陽。結廬山谷間。靖康元年。中丞陳過庭等列薦。假宗正少卿。克和議使。議者謂澤剛方不屈。恐害和議。上不遣。命知磁州。時太原失



守宮兩河者率託故不行澤曰食祿而避難不可也  
卽日單騎就道從羸卒十餘人磁經敵騎蹂躪之餘  
人民逃徙帑廩枵然澤至繕城壁浚隍池治器械募  
義勇始爲固守不移之計上言邢洺磁起相五州各  
畜精兵二萬人敵攻一郡則四郡皆應是一郡之兵  
常有十萬人上嘉之除河北義兵都總管金人破真  
定引兵南取慶源自李固渡渡河恐澤兵躡其後遣  
數千騎直扣磁州城澤擐甲登城令壯士以神臂弓  
射走之開門縱擊斬首數百級所獲羊馬金帛悉以  
賞軍士康王再使金行至磁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

返今敵又詭辭以致大王願勿行不從澤欲假神以  
拒之曰此有崔府君廟甚靈可以卜琰仍云其廟有  
馬能如何遂入燒香其馬銜車輦等物塞了去路宗  
曰此可以見神之意矣遂止不往回相州有詔以澤  
爲副元帥從王起兵入援澤言宜急會兵李固渡斷  
敵歸路衆不從乃自將兵趨渡道遇北兵遣秦光弼  
張俊夾擊大破之金人旣敗乃留兵分屯澤遣壯士  
夜擣其軍破三十餘砦時康王開大元帥府檄兵會  
大名澤履冰渡河見王謂京城受圍日久入援不可  
緩會簽書樞密院事曹輔齋蠟封欽宗手詔至自京



師言和議可成。澤曰：金人狡譎，是欲款我師爾。君父之望，入援何啻饑渴，宜急引軍直趨澶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吾兵已在城下。汪伯彥等難之，勸王遣澤先行。自是澤不得預府中謀議矣。二年正月，澤至開德。十三戰皆捷，以書勸王檄諸道兵會京城。又移書北道總管趙野、河東北路宣撫范納、知興仁府曾楸，合兵入援。三人皆以澤爲狂，不荅。澤以孤軍進，都統陳淬言：敵方熾，未可輕舉。澤怒，欲斬之。諸將乞貸，淬使得效死。澤命淬進兵，遇金人敗之。金人攻開德，澤遣孔彥威與戰，又敗之。澤度

金人必犯濮，先遣三千騎往援。金人果至，敗之。金人復向開德，權邦彥、孔彥威合兵夾攻，又大敗之。澤進至衛南，度將孤兵寡，不深入，不能成功。先騎云：前有敵營，澤揮衆直前與戰，敗之。轉戰而東，敵益增兵至。王孝忠戰死，前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從。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級。金人大敗，退却數十餘里。澤計敵衆十倍於我，一戰而却，勢必復來。使悉其鐵騎，夜襲吾軍，則危矣。乃暮徙其軍。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兵。澤出其不意，遣兵過大河襲擊，敗之。王承



制以澤爲徽。獻閣待制。時金人逼二帝北行。澤聞卽提軍趨滑。走黎陽。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而勤王之兵卒無一。至者。又聞張邦昌僭位。欲先行誅討。會得大元師府書約。移師近都。按甲觀變。澤復書于王曰。人臣豈有服赭袍。張紅蓋。御正殿者乎。自古奸臣皆外爲恭順。而中藏禍心。未有竊據寶位。改元肆赦。惡狀昭著。若邦昌者。今二聖諸王。悉渡河而北。惟大王在濟。天意可知。宜亟行天討。興復社稷。且言邦昌僞赦。或啟奸雄之意。望遣使分諭諸路。以定民心。王卽位于南京。澤入見。涕泗交頤。陳興

復大計。時與李綱同入對。相見論國事。慷慨流涕。綱奇之上。欲留澤。潛善等沮之。除龍圖閣學士。知襄陽府。時金人有割地之議。澤上疏曰。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陛下當兢兢業業。思傳之萬世。奈何遽議割河之東西。又議割陝之蒲解乎。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奸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人一說。以乞盟。終致二聖北遷。宗社蒙恥。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卽位四十日矣。未聞有大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云。不得謄播赦文於河之東西。陝之蒲解者。是褫天下忠義之氣。而自



絕其民也。臣雖駑怯，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上覽其言壯之，改知青州。時年六十九矣。開封尹關李綱言：援復舊都，非澤不可。尋徒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民兵雜居，盜賊縱橫，人情恟恟。澤威望素著，旣至，首捕誅舍賊者數人。下令曰：爲盜者，贓無輕重，並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民賴以安。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衆七十萬，車萬乘，欲據京城。澤單騎馳至善營，泣謂之曰：朝廷當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

泣曰：敢不効力。遂解甲降。時楊進號沒角牛，兵三十萬，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各擁衆數萬，往來京西、淮南、河南北，侵掠爲患。澤遣人諭以禍福，悉招降之。上疏請上還京，俄有詔荆襄江淮悉備巡幸。澤上疏言：開封物價市肆漸同平時，將士農民商旅士大夫之懷忠義者，莫不願陛下亟歸京師以慰人心。其倡爲異議者，非爲陛下忠謀，不過如張邦昌輩陰與金人爲地爾。時金遣人以使僞楚爲名，至開封府。澤曰：此名爲使，而實覘我也。拘其人，乞斬之。有詔所拘金使延至別館。澤曰：國家承平二百年，不識兵革，以敵國



誕謾爲可憑信恬不置疑不惟不嚴攻討之訃其有實欲賈勇思敵所愾之人士大夫不以爲狂則以爲妄致有前日之禍張邦昌耿南仲輩所爲陛下所親見也今金人假使僞楚來覘虛實臣愚乞斬之以破其奸而陛下惑於人言令遷置別館優加待遇臣愚不敢奉詔以彰國弱上乃親札諭澤竟縱遣之言者附潛善意皆以澤拘留金使爲非尚書左丞許景衡抗疏力辨且謂澤之爲尹威名政績卓然過人今之縉紳未見其比乞厚加任使以成禦敵治民之功真定懷衛間敵兵甚盛方密修戰具爲入攻之訃而將

相恬不爲慮不修武備澤以爲憂乃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以圖收復而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沿河鱗次爲連珠砦連結河東河北山水砦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有詔如淮甸澤上表諫不報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澤一見奇之曰此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澤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遂陞飛爲統制飛由是知名澤視師河北還上疏言陛下尚留南都道路籍籍咸以爲陛下舍宗廟朝廷使社稷無依生靈失所仰戴



八編類集卷之八  
陸下宜亟回汴京以慰元元之心不報復抗疏言國  
家結好金人欲以息民卒之劫掠侵奪靡所不至今  
之言遷幸者猶是也京師二百年積累之基業陛下  
奈何輕棄以遺敵國乎詔遣官迎奉六宮往金陵澤  
上疏曰京師天下腹心也兩河雖未救寧特一手臂  
之不信爾今遽欲去之非惟一臂之弗廖且并與腹  
心而棄之矣昔景德間契丹寇澶淵王欽若江南人  
卽勸幸金陵陳堯叟蜀人卽勸幸成都惟寇準毅然  
請親征卒用成功臣何敢望寇準然不敢不以章聖  
望陛下又條上五事其一言黃潛善汪伯彥贊南幸

之非澤前後建議經從三省樞密院輒爲潛善等所  
抑每見澤奏疏皆笑以爲狂金將兀朮渡河謀攻汴  
京諸將皆先斷河梁嚴兵自固澤笑曰去冬金騎直  
來正坐斷河梁耳乃命步將劉衍趨滑劉達趨鄭以  
分敵勢戒諸將極力保護河梁以俟大兵之集金人  
聞之夜斷河路遁去二年金人自鄭抵白沙去汴京  
密邇都人震恐僚屬入問計澤方對客圍碁笑曰何  
事張惶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使繞  
出敵後伏其歸路金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擊攻  
之金人果敗羣盜丁進降進旣受閣門宣贊舍人京



城外巡之命遂引部屯京城往參澤將士疑其非真請以甲士陰衛澤曰正當披心待之雖木石可使感動况人乎及進至澤拊勞甚至待之如故吏進等感服翌日請澤詣其壁澤許之不疑進益懷感畏後其黨有陰謀以亂京師者進自擒殺之金將粘罕據西京與澤相持澤遣步將李景良闔中立郭俊民領兵趨鄭遇敵大戰中立死之俊民降景良遁去澤捕得景良謂曰私自逃是無主將也斬其首以徇既而俊民與金將史姓者及燕人何仲祖等持書來招澤澤數俊民曰汝失利死尚為忠義鬼今反為金人持書

相誘何面目見我乎斬之謂及我受此土有死而已汝為人將不能以死敵我乃欲以見女子語誘我乎亦斬之謂仲祖本吾宋人脅從而來解縛縱之劉衍還金人復入滑部將張撟請往救澤選兵五千付之戒毋輕戰以需援撟至滑迎戰敵騎十部諸將請少避其鋒撟曰避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公力戰死之澤聞撟急遣王宣領兵五千救之撟死二日宣始至與金人大戰破走之澤迎撟喪歸卹其家以宣權知滑州金人自是不復犯東京山東盜起報政謂其多以義師為名請下令止勤王澤疏曰自敵圍京城忠



義之士憤懣爭奮。廣之東西。湖之南北。福建江淮。越數千里。爭先勤王。當時大臣無遠識。大畧不能撫而用之。使之饑餓困窮。弱者填溝壑。強者爲盜賊。此非勤王者之罪。乃一時措置乖謬耳。今河東不從敵國。而保山砦者。不知其幾。諸處節義之夫。自黥其面。而爭先救駕者。復不知其幾。此詔一出。臣恐草澤之士。一旦解體倉卒。有急誰復有願忠效義之心哉。王策者。本遼酋。爲金將。往來河上。澤擒之。解其縛。坐堂上。爲言契丹本宋兄弟之國。今女直辱吾主。又滅而國。義當協謀雪恥。策感泣願效死。澤因問敵國虛實。盡

得其詳。遂決大舉之計。召諸將謂曰。汝等有忠義心。當協謀勦敵。期還二聖。以立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泣聽命。金人戰不利。悉引兵去。澤疏諫。南幸言。臣爲陛下保護京城。自去年秋冬。至于今春。又三月矣。陛下不早回京城。則天下之民何所依戴。除資政殿學士。又遣子頴詣行闕。上疏曰。天下之事。見幾而爲待時。而動則事無不成。今收復伊洛。而金酋渡河。捍蔽滑臺。而敵國屢敗。河東河北山砦。義民舉踵日望官兵之至。以幾以時而言之。中興之兆可見。而金人滅亡之期可必。在陛下見幾乘時而已。又言昔楚人城



鄧史氏鄙之。今聞有旨於儀真教習水戰，是規規爲偏霸之謀，非可鄙之甚者乎？傳聞四方，必謂中原不守，遂爲江寧控扼之計耳。先是澤去磁，趙世隆本磁州書佐，澤在磁，以爲中軍將，澤旣去磁，以州事付兵馬鈐轄李侃，金人圍磁州，急州有禁軍，有民兵，民兵甚衆，禁軍恐其勢盛，將校郭進乃作亂，世隆與進謀，遂殺侃，以通判趙子節權知州。至是世隆與其弟世興將三千人歸澤，將士頗疑之，澤曰：「世隆吾一校耳，必無他有所訢也。」乙卯，世隆入拜，澤面詰之，世隆辭服，澤笑曰：「河北陷沒，而吾宋法令上下之分亦陷沒。」

邪命引兵斬之。時衆兵露刃于庭，世興佩刀侍側，左右皆懼。澤徐語世興曰：「汝兄犯法當誅，汝能奮志立功，足以雪恥。」世興感泣，會滑州報虜騎留屯城下，澤謂世興曰：「試爲我取滑州。」世興忻然受命，世興至滑州，掩虜不備，急攻之，斬首數百，得州以歸。宗澤復厚賜之，時有降寇趙海者，屯板橋，輒塹路以阻行者，管軍間勅芻者八人過其壘，海怒而鬻之，覘事者以告，澤召之，海以甲士五百自衛而入，澤方對客，海具伏，卽械之繫獄。客曰：「彼甲士甚衆，姑徐之。」澤笑謂其次將曰：「領衆還營，明日誅海于市。」統制官楊進屯城南。



王善有衆二千餘皆山東游手之人先進來降屯城北二人氣不相下一日各率所部千餘相拒于天津橋澤以片紙諭之曰爲國之心固如是邪當戰陣立功時勝負自見二人相視慙沮而退澤威聲日著北方聞其名對南人言必曰宗爺爺澤疏言丁進數十萬衆願守護京城李成願扈從還闕卽渡河勦敵楊進等兵百萬亦願渡河同致死力陛下及此時還京則衆心翕然何敵國之足憂乎又奏言陛下當與忠臣義士合謀肆討迎復二聖今上皇所御龍德宮儼然如舊惟淵聖皇帝未有宮室望改修寶籙宮以爲

迎奉之所使天下知孝於父弟於兄是以身教也上乃降詔擇日還京澤復上表請上還京畧曰陛下聽姦臣之臆說憑賊虜之詭辭忘周宣之中興循晉惠之往輒時契丹九州人日有歸中國者間有捕獲虜衆澤選契丹漢兒引近坐側推誠與語諭以期奮忠義共滅金賊以刷君父之恥卽給資糧遣之且賜以公憑埃官軍渡河以爲信驗人令持數百本去又爲榜文散示陷沒州縣及爲公據付中國被虜在北之人因驛疏以聞澤遂結連諸路義兵燕趙豪傑嘗謂人曰事可舉矣必埃回鑾當以身先之故請上歸京

渡河之事  
公一辦



尤力。辛卯，陝西京東諸路及東京北京留守並奏金人分道渡河，詔遣御營左軍統制韓世忠、主營侍衛步軍司公事閻勅率所部迎敵。命宗澤遣本司統制官楊進等援之。先是澤聞河北都統制王彥聚兵太行山，卽以彥爲忠州防禦使，制置兩河軍事。彥所部勇士萬數，以其面刺八字，故號八字軍。彥方繕甲治兵，約日大舉欲趨太原。澤亦與諸將議，六月起師，且結諸路山水寨民兵，約日進發。上奏曰：「臣欲乘此暑月，遣王彥等滑州渡河，取懷衛濬相等州，遣王再興等自鄭州直護西州陵寢，遣馬廣等自大名取洛相。」

真定楊進、王善、丁進、李貴等，各以所領兵分路並進。旣渡河，則山寨忠義之民相應者不啻百萬。契丹兒亦必同心殲殄金人。事方就緒，乞朝廷遣使聲言立契丹天祚之後，講吾舊好，以攜虜情。遣知幾辯博之士，西使夏東使高麗，諭以禍福，必出助兵，同加掃蕩。如此則二帝有回鑾之期，兩河可以安帖矣。疏入，黃潛善等忌澤成功，從中沮之。澤因憂鬱成疾。澤尹京畿歲，修城池，治樓櫓，不擾而辦。屢出師以挫虜鋒。澤前後請上還京二十餘奏，每爲潛善等所抑。因疽發于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積憤至。」



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衆皆流涕曰。敢不盡力。翌日風雨晝晦。澤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卒。澤遺表猶贊上還京。先言已涓日渡河而得疾。其末曰。囑臣之子。記臣之言。力請鑾輿。亟還京闕。大震雷霆之怒。出民水火之中。夙荷君恩。敢忘尸諫。澤自奉甚薄。方謫居時。饘粥不繼。吟嘯自如。晚年俸入稍厚。亦不異疇。昔食不兼味。衣敝不易。嘗曰。君父當側身嘗膽。臣子乃安居美食耶。所得俸賜。遇寒士與親戚貧困者。輒分之。養孤遺。幾百餘人。初澤既拘留。虜使上屢命之釋。澤不奉詔。至是宇文虛中至東京。

攝留守事。遂歸之。詔贈澤觀文殿學士。後謚忠簡。

延陵顏季亨會通父較

盡廿



宋岳飛北夷  
 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少負氣節沈厚寡言家貧  
 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生有神力未冠挽弓  
 三百斤弩八石學射於周同盡其術能左右射同死  
 朔望設祭於其家父義之曰汝為時用其徇國死義  
 乎宣和四年真定宣撫劉韜募敢戰士飛應募相有  
 劇賊陶俊賈進和飛請百騎滅之遣李偽為商人賊

八編類纂卷之三百九

左編

將類

宋岳飛

北夷

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少負氣節沈厚寡言家貧  
 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生有神力未冠挽弓  
 三百斤弩八石學射於周同盡其術能左右射同死  
 朔望設祭於其家父義之曰汝為時用其徇國死義  
 乎宣和四年真定宣撫劉韜募敢戰士飛應募相有  
 劇賊陶俊賈進和飛請百騎滅之遣李偽為商人賊

夕知



境賊掠以克部伍飛遣百人伏山下自領數十騎逼賊壘賊出戰飛陽北賊來追之伏兵起先所遣卒擒俊及進和以歸康王至相飛因劉浩見補承信郎以隸留守宗澤戰開德曹州皆有功澤大奇之曰爾勇智力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建炎元年康王卽位飛上書數千言大畧謂陛下已登大寶社稷有主已足伐敵之謀而勤王之師日集彼方謂吾素弱宜乘其怠擊之黃潛善汪伯彥輩不能承聖意恢復奉車駕日益南恐不足繫

事亦知

中原之望臣願陛下乘敵穴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書聞以越職奪官歸詣河北招討使張所所待以國士所問曰汝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藥枝曳柴以收荆莫敖採樵以致絞皆謀定故也所矍然曰君始非行伍中人飛因說之曰國家都汴恃河北以爲固苟馮據要衝時列重鎮一城受圍則諸城或撓或救金人不能窺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招撫誠能提兵壓境飛唯命是從所大喜命從王彥渡河至新鄉金兵盛彥不敢進飛獨引所部鏖戰奪其纛而舞諸軍爭奮遂拔新

事亦不知



鄉明日戰侯兆川身被十餘創士皆死戰又敗之夜  
屯石門山下或傳金兵復至一軍皆驚飛堅臥不動  
金兵卒不來飛兵食盡走彥壁乞糧彥不許飛引兵  
益北戰大行山下擒金將拓跋烏居數日復遇敵飛  
單騎持丈八鐵鎗刺殺黑風大王敵衆敗走飛自知  
與彥有隙復歸宗澤爲留守司統制二年澤卒杜克  
代之飛居故職與金人大戰汜水關射殪金將大破  
其衆駐軍竹蘆渡與敵相持選精銳三百伏前山下  
令各以薪芻交縛兩束夜半藝四端而舉之金人疑  
援兵至驚潰三年賊王善曹成孔彥丹等合衆五十

萬薄南薰門飛所部僅八百衆懼不敵飛曰吾爲諸  
君破之左挾弓右運矛橫衝其陣賊亂大敗之克將  
還建康飛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此地非  
我有他日欲復取之非數十萬衆不可克不聽遂與  
俱歸時命克守建康金兵至克迎降建康失守兀朮  
趨杭州飛要擊至廣德境中六戰皆捷擒其將王權  
俘簽軍首領四十餘察其可用者結以恩遣還令夜  
斫營縱火飛乘亂縱擊大敗之駐軍鍾村軍無見糧  
將士忍饑不敢擾民金所籍兵相謂曰此岳爺爺軍  
爭來降附四年兀朮攻常州宜興令迎飛移屯焉盜

凡不知

血性



郭吉聞飛來遁入湖。飛遣將追破之。又遣辨士馬臯盡降其衆。有張威武者不從。飛單騎入其營斬之。避地者賴以免圖。飛像祠之。金人再攻常州。飛四戰皆捷。兀朮趨建康。飛設伏牛頭山。待之夜。令百人黑衣混金營中擾之。金兵驚自相攻擊。兀朮次龍灣。飛以騎三百步兵二千馳至新城。大破之。兀朮奔淮西。遂復建康。飛奏建康爲要害之地。宜選兵固守。仍益兵守淮。拱護腹心。帝嘉納。紹興元年。帝至會稽。時金人殘亂之餘。孔彥丹據武陵。張用據襄漢。李成尤悍強。據江淮湖湘十餘州。連兵數萬。多造符讖。蠱中外。圍

江州。久未解。范宗尹請遣將致討。招討使張俊慨然請與飛及統領楊沂中同。諸將議分道進。沂中曰。賊勢如此。兵分則力弱。又諸將位均。勢敵。非招討督之。必不相爲用。俊然之。時賊黨馬進在筠州。豫章介筠江之間。俊急趨之。且曰。吾已得豫章。破賊必矣。乃歛兵若無人者。金鼓不動。令將士登城者斬。居月餘。進以大書牒來索戰。俊以細書狀報之。賊以俊爲怯。諜知賊怠。乃議戰。飛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自上流絕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飛請自爲先鋒。俊大喜。令沂中絕生米渡。飛重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



陣所部從之。進大敗，追奔七十里。至筠州，賊背筠河而陣，陣長十五里。沂中曰：「彼衆我寡，擊之當用奇。」願以騎見屬，公以步兵居前，俊然之以精騎數千授沂中，使夜銜枚渡筠河，出西山從山後夾擊。以午爲期，及戰，飛設伏，遣紅羅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俊亦以步兵鏖戰。至午，沂中精騎自山後馳下，賊駭亂退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殺汝。」坐而降者八萬餘人。賊大敗，旣復筠州，臨江軍諸將夜見沂中曰：「戰未伏降，卒多急，有變奈何？」非盡殲之不可。沂中曰：「殺降吾不忍。」諸將轉告

張用知

諸將破賊  
一與廣  
載而擒中

俊，俊竟夜坑之。進以餘卒奔于南康，成聞進敗，自引兵十餘萬來，俊與飛遇成于樓子莊，賊黨商元據草山，挾險設伏，俊遣步兵從間道直趨山椒，殺伏，奪險乘勝追至江州，成勢迫絕江而遁，號俊爲張鐵山。復江州已而興國軍等處羣盜聞俊兵至，皆遁去。俊引兵渡江，至黃梅縣，親與成戰，成懲西山失險之敗，據石幢坡，憑山以木石投人。俊先遣游卒進退若爭險，款以誑賊，俊親冒矢石，帥衆攻險，衆數萬俱潰。馬進爲追兵所殺，成北走降劉豫。諸郡悉平，張用寇江西，用亦相人飛以書諭之曰：「吾與汝同里，南薰門鐵路。」



制之貪虜  
賄也然諸  
將力亦分  
矣

步之戰皆汝所悉今吾在此欲戰則出不戰則降用得書曰果吾父也遂降江淮平俊奏飛功第一加神武右軍副統制留洪州彈壓盜賊飛征羣盜過廬陵託宿廛市質明爲主人汛掃門宇洗滌盆盎而去郡守供帳餞別于郊師行將絕謁未得通問大將軍何在殿者云已雜偏裨去矣其嚴肅如此二年賊曹成擁衆十餘萬由江西歷湖湘據道賀二州命飛權知潭州兼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付金字牌黃旗招成成聞飛將至驚曰岳家兵來矣卽分道而遁飛至茶陵奉詔招之成不從飛奏比年多命招安故盜力

強則肆暴力屈則就招苟不略加勦除蠱起之衆未可遽殄許之飛入賀州境得成諜者縛之帳下飛出帳調兵食吏曰糧盡矣奈何飛陽曰姑反茶陵已而顧諜若失意狀頓足而入陰令逸之諜歸告成成大喜期翌日來追飛命士蓐食潛趨遶嶺未明已至太平復破其砦成據險拒飛飛麾兵掩擊賊大潰成走據北藏嶺上梧關遣將迎戰飛不陣而鼓士爭奮奪二險據之成又自桂嶺置砦至北藏嶺連控隘道親以衆十餘萬守蓬頭嶺飛部纔八千一鼓登城破其衆成奔連州飛謂張憲等曰成黨散去追而殺之則



老老師

常知

脅從者可憫縱之則復聚為盜今遣若等誅其酋而  
 撫其眾慎勿妄殺累主上保民之仁於是憲自賀連  
 徐慶自邵道王貴自郴桂招降者二萬與飛會連州  
 進兵追成成走宜撫司降時以盛夏行師瘴地無循  
 有方士無一人死厲者嶺表平授武安軍承宣使屯  
 江州時虔吉盜連兵寇掠循梅廣惠英韶南雄南安  
 建昌汀邵武諸郡帝乃專命飛平之飛至虔州固石  
 洞賊彭友悉眾至雩都迎戰躍馬馳突飛麾兵即馬  
 上擒之餘酋退保固石洞洞高峻環水止一徑可入  
 飛列騎山下令皆持滿黎明遣死士疾馳登山賊眾

亂棄山而下騎圍之賊呼丐命飛令勿殺受其降授  
 徐慶等方略捕諸郡餘賊皆破降之初太后至贛州  
 城中遭某賊放火城中且救火連日不止城外又有  
 一隊賊來圍城帝以太后震驚之故密旨令飛屠虔  
 城飛請誅首惡而赦脅從不許請至三四帝乃曲赦  
 人感其德繪像祠之秋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  
 旗以賜之偽齊遣李成挾金人入侵破襄陽唐鄧隨  
 郢諸州及信陽軍湖寇楊么亦與偽齊通欲順流而  
 下李成又欲自江西陸行趨兩浙與么會帝命飛為  
 之備飛奏襄陽等六郡為恢復中原基本今當先取



六郡以除心膂之病。李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羣盜。帝以諭趙鼎。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遂授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飛渡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飛趨襄陽。李成迎戰。左臨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平地。雖衆十萬。何能爲。舉鞭指王貴曰。爾以長鎗步卒擊其騎兵。指牛皐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合戰。馬應槍而斃。後騎皆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復襄陽。飛奏金賊所愛。惟子女金帛。志已驕惰。劉豫僭僞人心。終不忘宋。如以精兵二十萬直擣中原。

恢復故疆。誠易爲力。襄陽隨郢地。皆膏腴。苟行營田。其利爲厚。臣候糧足。卽過江北。勦戮敵兵。時方重深入之舉。而營田之議自是興矣。進復鄧州。又復唐州。信陽軍襄漢平。趙鼎奏湖北鄂岳最爲上流要害。乞令飛屯鄂岳。不惟江西藉其聲勢。湖廣江浙亦獲安妥。乃以隨郢唐鄧信陽並爲襄陽府。路隸飛。飛移屯鄂。飛奏襄陽等六郡人戶闕牛糧。乞量給官錢。免官私逋。負州縣官以招集流亡。爲殿最。命招捕楊么。飛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先遣使招諭之。賊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



與之敵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必善遇我。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道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至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參政席益與浚語。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慚而止。黃佐襲周倫砦。殺倫。擒其統制陳貴等。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統制任士安。不稟王瓌令。軍以此無功。飛鞭士安。使餌賊。曰。三日賊不平。斬汝。士安宣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賊見止。士安軍併力攻之。

席益不知

飛設伏。士安戰急。伏四起。擊賊。賊走。會召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待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不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所以難。若困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託。使孤主而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許之。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賊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余端劉詵等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



復令入湖。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公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亟遣兵擊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公投水，牛皐擒斬之。飛入賊壘，餘酋驚曰：「何神也！」俱降。飛親行諸砦，慰撫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爲軍。果八日而賊平。浚歎曰：「岳侯神筭也。初賊恃其險，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爲

戴表氏舟千餘，鄂渚水軍爲沿江之寇。詔兼蘄黃制置使。六年，太行山忠義社梁興等百餘人慕飛義，率衆來歸。飛入覲，面陳襄陽。自收復後，未置監司，州縣無以按察。帝從之，以李若虛爲京西南路提舉，兼轉運提刑。又令湖北襄陽府路自知州通判以下賢否，許飛得自黜陟。張浚至江上，會諸大帥，獨稱飛與韓世忠可倚大事。命飛屯襄陽，以窺中原。曰：「此君素志也。」飛置司襄陽，又命宣撫河東，節制河北路。首遣王貴等攻虢州，下之，獲糧十五萬石，降其衆數萬。張浚曰：「飛措畫甚大，今已至伊洛，則太行一帶山砦必有



應者。飛遣楊再興進兵至長水縣。再戰皆捷。中原嚮應。又遣人焚蔡州糧。九月劉豫遣子麟猊分道寇淮。西劉光世欲舍廬州。張俊欲棄盱眙。同奏召飛以兵東下。欲使飛當其鋒而已。得退保。張浚謂岳飛一動則襄漢何所制。力沮其議。帝慮俊光世不足任。命飛東下。飛自破曹成平楊么。凡六年。皆盛夏行師。致目疾。至是甚。聞詔即日啟行。未至。麟敗。飛奏至。帝語趙鼎曰。劉麟敗北不足喜。諸將知尊朝廷爲可喜。遂賜扎言敵兵已去。淮卿不須進發。其或襄鄧陳蔡有機可乘。從長措置。飛乃還軍。時僞齊屯兵窺唐州。飛遣

帝不知

王貴董先等攻破之。焚其營。奏圖蔡以取中原。不許。飛召貴等還。七年入見。赴行在。翌日內殿引對。飛密奏請正建國公皇子之位。上諭曰。卿言雖忠。然握重兵於外。此事非卿所當預也。飛色落而退。帝嘗從容問曰。卿得良馬否。飛曰。臣始有二馬。日啖芻豆數斗。飲泉一斛。然非精潔。即不受。介而馳。初不甚疾。比行百里。始奮迅。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褫鞍甲而不息。不汗。若無事。然此其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致遠之材也。不幸相繼以死。今所乘者。日不過數升。而秣不擇粟。飲不擇泉。攬轡未安。踊躍疾驅。甫百里

英雄本色



力竭汗喘。殆欲斃然。此其寡取易盈。好逞易窮。駑鈍之材也。帝稱善曰。卿今議論極進。大抵馴而易乘者。乃駑馬。故不耐騎而易乏。若就鞍之初。不可制御。此乃馬之逸羣者。馳驟既遠。則馬力始生。上以語張浚。浚曰。人材亦猶是也。但當駕御用之耳。上曰。人材若只取庸常易悅者。何以濟天下之事。浚曰。既知其可用。則當不責近效。以待有成。上曰。飛今見識極進。論議皆可取。朕嘗論之。國家禍變。惟賴將相協力以圖大業。不可時時規取小利。遂以奏功。徒費朝廷爵賞。須各任方向之責。期以恢復中原。乃副朕委寄之意。

昨張浚來覲。亦以此戒之。秦檜奏上流守備。上曰。艱難以來。將士分隸主帥。歲久未嘗遷動。使植根深固。豈是長策。當令互易。如臂指可以運掉。纜過防秋。便當爲此。則人人可以指蹤號令矣。飛拜太尉。從幸建康。以王德。鄺瓊。兵隸飛。詔諭德等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飛數見帝。論恢復之略。又手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於江南。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粘罕得休兵觀釁。臣欲陛下假臣月日。便則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既還。遣王師前進。彼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



分兵濬滑。經略兩河。如此則劉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此舉。帝答曰。有臣如此。顧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又召至寢閣。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命節制光州。飛方圖大舉。會秦檜主和。遂不以德瓊兵隸飛。詔詣諸都督府。張浚議事。浚謂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爲都統。而命呂祉以督府叅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瓊素不相下。一旦握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宣撫如何。飛曰。暴而寡謀。尤瓊所不服。浚曰。然則楊沂中爾。飛曰。沂中視德等爾。豈能馭此軍。浚艷然曰。

張浚不知

浚固知非太尉不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兵爲念耶。卽日上章乞解兵柄。步歸廬。母墓側。浚怒。奏以張宗元爲宣撫判官。監其軍。帝累詔趨飛還職。飛力辭。詔幕屬造廬。以死請。凡六日。飛趨朝待罪。帝慰遣之。宗元還言。將和士銳。人懷忠孝。皆飛訓養所致。帝大悅。飛奏。比者寢閣之命。咸謂聖斷已堅。何至今尚未決。臣願提兵進討。順天道。因人心。以曲直爲老壯。以逆順爲強弱。萬全之效。可必。又奏錢塘僻在海隅。非用武地。願陛下建都上游。用漢光武故事。親率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所向。

張宗元知



人人用命未報而酈瓊叛浚始悔飛復奏願進屯淮  
甸伺便擊瓊期於破滅不許詔駐師江州爲淮浙援  
飛知劉豫結粘罕而兀朮惡劉豫可以間而動會軍  
中得兀朮謀者飛陽責之曰汝非吾軍中人張斌耶  
吾向遣汝至齊約誘致四太子汝往不復來吾繼遣  
人問齊已許我今冬以會合寇江爲名致四太子于  
清河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背我耶謀冀緩死卽詭服  
乃作蠟書言與劉豫同謀誅兀朮事因謂謀曰吾今  
貸汝復遣至齊問舉兵期割股納書戒勿泄謀歸以  
書示兀朮兀朮大驚馳白其主遂廢豫飛奏宜乘廢

庶知

豫之際擣其不備長驅中原不報八年還軍鄂州王  
庶視師江淮飛與庶書今歲若不舉當納節請閑庶  
甚壯之秋召赴行在命詣資善堂見太子飛退而喜  
曰社稷得人矣中興基業其在是乎會金遣使將歸  
河南地飛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  
臧恐貽後世譏檜銜之九年以復河南大赦飛表謝  
寓和議不便之意有唾手燕雲復仇報國之語授開  
府儀同三司飛力辭謂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  
憂而不可賀可訓兵飭士謹備不虞而不可論功行  
賞取笑敵人二詔不受帝溫言獎諭乃受會遣士儂



謁諸陵。飛請以輕騎從灑埽。實欲觀釁以伐謀。又奏金人無事請和。此必有肘腋之虞。名以地歸我。實寄之也。檜白帝止其行。十年金人攻拱亳。劉錡告急。命飛馳援。飛遣張憲、姚政赴之。帝賜札曰：設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遙度。飛乃遣王貴、牛臯、李寶等分布經略。西京汝、鄭、潁、昌、陳、曹、光、蔡諸郡。又命梁興渡河，糾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又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浩。自以其軍長驅以闚中原。將發密奏言：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居，以示無忘復仇之意。帝得奏，大褒其忠，授少保、河南北諸路招討使。未幾，所遣

諸將相繼奏捷。大軍在潁昌。諸將分道出戰。飛自以輕騎駐郟城。兵勢甚銳。兀朮大懼。會龍虎大王議以爲諸帥易與，獨飛不可當。欲誘致其師，併力一戰。中外聞之大懼。詔飛審處自固。飛曰：金人伎窮矣。乃日出挑戰。且罵之。兀朮怒，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與韓常之兵逼郟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鏖戰數十合，賊屍布野。初，兀朮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三人爲聯，號拐子馬。官軍不能當。是役也，以萬五千騎來。飛戒兵率以麻札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什二馬不能行。官



八編類纂 卷三百九  
軍奮擊遂大敗之兀朮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  
勝今已矣兀朮益兵來部將王剛以五十騎覘敵遇  
之奮斬其將飛時出視戰地望見黃塵蔽天自以四  
十騎突戰敗之方郾城再捷飛謂雲曰賊屢敗必還  
攻潁昌汝宜速援王貴旣而兀朮果至貴將遊奕雲  
將背嵬戰于城西雲以騎兵八百挺前決戰步軍張  
左右翼繼之殺兀朮婿夏金吾副統軍粘罕李謹兀  
朮遁去梁興會太行忠義及兩河豪傑等累戰皆捷  
中原大震飛奏興等過河人心願歸朝廷金兵累敗  
兀朮等皆令老少北去正中興之機飛進軍朱仙鎮

距汴京四十五里與兀朮對壘而陣遣驍將以背嵬  
騎五百奮擊大破之兀朮遁還汴京飛檄陵臺令行  
視諸陵葺治之先是紹興五年飛令梁興等布德意  
招納兩河豪傑山砦韋銓孫謀等歛兵固堡以待王  
師李通胡清李寶孫琪等舉衆來歸金人動息山川  
險要一時皆得其實盡磁相開德澤潞晉絳汾隰之  
境皆期日興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爲號父老  
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餽義軍頂盆焚香迎候  
者克滿道路自燕以南金號令不行兀朮欲發軍以  
抗飛河北無一人從者乃歎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



有如今日之挫衄。金帥烏陵思謀素號桀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諭之曰。毋輕動。俟岳家軍來。卽降金統制。王鎮統領崔慶將官李凱崔虎華旺等皆率所部降。以至禁衛龍虎大王下。乞查千戶高勇之屬皆密受飛旗榜。自北方來降。金將軍韓常欲以五萬衆內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爾方指日渡河。而檜欲畫淮以北棄之。風臺臣請班師。飛奏金人銳氣沮喪。盡棄輜重。疾走渡河。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檜知飛志銳不可回。乃先請張俊楊沂中等歸。而後言飛軍不可久留。乞令班

師。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憤恹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飛班師。民遮馬慟哭。訴曰。我等戴香盆運糧草。以迎官軍。金人悉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飛留五日。以待其徙。從而南者如市。亟奏以漢上六郡間田處之。方兀术棄汴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矣。兀术曰。岳少保以五十騎破五十萬京城。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况欲成功乎。兀术悟。遂留飛。旣歸。所得州縣旋復失之。飛

兀术先與  
檜謀何待  
書生言



力請解兵柄不許自廬入覲帝問之飛拜謝而已十一年謀報金分道渡淮飛請合諸師之兵破敵兀朮韓常與龍虎大王疾驅至廬帝趨飛應援凡十七札飛策金人舉國南來巢穴必虛若長驅京洛以擣之彼必奔命可坐而斃時飛方苦寒嗽力疾而行又恐帝急於退敵乃奏臣如擣虛勢必得利若以為敵方在近未暇遠圖欲乞親至斬黃以議攻却帝得奏大喜賜札曰卿苦寒疾乃為朕行國爾忘身誰如卿者師至廬州金兵望風而遁飛還兵于舒以俟命帝又賜札以飛小心恭謹不專進退為得體兀朮破濠州

張俊駐軍黃連鎮不敢進楊沂中遇伏而敗帝命飛救之金人聞飛至又遁時和議既決檜患飛異已乃密奏召三大將論功行賞韓世忠張俊已至飛獨後檜又用叅政王次翁計俟之六七日既至授樞密副使位叅知政事上飛固請還兵柄五月詔同俊往楚州措置邊防總韓世忠軍還駐鎮江是時以劉錡知荆南府罷其兵張俊深忌錡與飛每言飛不赴援而錡戰不力也飛請劉錡掌兵不許時有處士孫元濟者聞除錡荆南竊謂比之奕棊此最高着也人問其故元濟曰陝蜀諸軍但知吳氏襄漢諸軍尚思岳家



江陵在蜀漢之間而錡有威名為諸將所服且聞有  
詔或遇緩急旁郡之兵許之調發銷患未形此廟筭  
也非吾君大聖其孰能與此初飛在諸將中年最少  
以列校拔起累立顯功世忠俊不能平飛屈已下之  
幕中輕銳教飛勿苦降意金人攻淮西俊分地也俊  
始不敢行師卒無功飛聞命即行遂解廬州圍帝授  
飛兩鎮節俊益耻楊么平飛獻俊世忠樓船各一兵  
械畢備世忠大悅俊反忘之淮西之役俊以前途糧  
乏怵飛飛不為止帝賜札褒諭有曰轉餉艱阻卿不  
復顧俊疑飛漏言還朝反倡言飛逗遛不進以乏餉

為辭至視世忠軍俊知世忠忤檜欲與飛分其背嵬  
軍飛義不肯俊大不悅及同行楚州城俊欲修城為  
備飛曰當戮力以圖恢復豈可為退保計俊變色會  
世忠軍吏景著與總領胡紘言二樞密苦分世忠軍  
恐至生事紡上之朝檜捕著下大理寺將以扇搖誣  
世忠飛馳書告以檜意世忠見帝自明俊於是大憾  
飛遂倡言飛議棄山陽且密以飛報世忠事告檜檜  
大怒俊知朝廷欲罷兵首請納所統兵力贊和議與  
秦檜意合言無不從初檜逐趙鼎飛每對客歎息又  
以恢復為已任不肯附和議讀檜奏至德無常師主



善爲師之語惡其欺罔志曰君臣大倫根於天性大臣而忍面謾其主耶兀术遺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爲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已必及禍故力謀殺之以諫議大夫万俟卨與飛有怨風卨劾飛又風中丞何鑄侍御史羅汝楫交章彈論大率謂今春金人攻淮西飛畧至舒蘄而不進比與俊按兵淮上又欲棄山陽而不守飛累章請罷樞柄尋還兩鎮節克萬壽觀使奉朝請檜志未伸也又諭張俊令劫王貴誘王俊誣告張憲謀還飛兵檜遣使捕飛父子證張憲事使者至飛笑曰皇

天后土可表此心初命何鑄鞠之飛裂裳以背示鑄有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旣而閱實無左驗鑄明其無辜改命万俟卨入臺月餘獄遂上於是飛以衆證坐嘗自言已與太祖俱三十歲除節度使爲指斥乘輿情理切害及虜犯淮西前後受親札十三次不卽策應爲擁兵逗遛當斬誣飛與憲書令虛申探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令措置使飛還軍言其書已焚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或教高以臺章所指淮西事爲言高喜曰檜簿錄飛家取當時御札藏之以滅迹又逼飛幕官孫革等證飛受詔逗遛命評事元



李若樸何  
彥猷薛仁  
輔士儂劉  
永升韓世  
忠洪皓知

龜年取行軍時日雜定之傳會其獄歲暮獄不成檜  
手書小紙付獄卽報飛死時年三十九一云詔賜飛  
死命楊沂中蒞其刑憲雲棄市籍家貲徙家嶺南幕  
屬于鵬等從坐者六人天下寃之初飛在獄大理寺  
丞李若樸何彥猷大理卿薛仁輔並言飛無罪尚俱  
劾去宗正卿士儂請以百口保飛尚亦劾之竄死建  
州布衣劉永升上書訟飛寃下棘寺以死凡傳成其  
獄者皆遷轉有差獄之將上也韓世忠不平詣檜語  
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  
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時洪皓在金國中

蠟書馳奏以爲金人所畏服者惟飛至以父呼之諸  
酋聞其死酌酒相賀飛至孝母留河北遣人求訪迎  
歸母有痼疾藥餌必親母卒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家  
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驩飾名姝遺之飛曰主  
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却不受玠益敬服少豪飲帝  
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遂絕不飲帝初爲飛  
營第飛辭曰敵未滅何以家爲或問天下何時太平  
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乎矣師每休舍  
課將士注坡跳壕皆重鎧習之子雲嘗習注坡馬躓  
怒而鞭之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



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折屋餓死不鹵掠卒有疾躬爲調藥諸將遠戍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娶其女凡有頒犒均給軍吏秋毫不私善以少擊衆歆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爲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俊嘗問用兵之術曰仁智信勇嚴關一不可調軍食必感額曰東南民力耗敝極矣荆湖平募民營田又爲屯田歲省漕運之半帝于書曹操諸葛亮羊祜三事賜之飛跋其後獨指操爲姦賊而鄙之尤檜之惡也張所死飛感舊

東南

恩鞠其子宋本奏以官李寶自楚來歸韓世忠留之寶痛哭願歸飛世忠以書來諭飛復曰均爲國家何分彼此世忠歎服襄陽之役詔光世爲援六郡旣復光世始至飛奏先賞光世軍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効力飛何功之有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於人卒以此得禍檜死議復飛官万俟卨謂金方願和一旦錄故將疑天下心不可及紹興末金益猖獗太學生程宏圖上書訟飛寬詔飛家自便初檜惡岳州同飛姓改爲純州至是仍舊中丞江澈宣撫荆襄故部曲合辭訟之哭

程宏圖知



八編類纂 卷三百九  
聲雷震孝宗詔復飛官以禮改葬賜錢百萬求其後  
悉官之建廟於鄂號忠烈淳熙六年謚武穆嘉定四  
年追封鄂王五子雲雷霖震霆初檜令親黨王會所  
搜御札數篋束之左藏南庫霖請於孝宗還之霖子  
珂以淮西十五御札彙次凡出師應援之先後皆可  
考爲顛天辨誣集五卷天定錄三卷上之

宋韓世忠

韓世忠字良臣延安人風骨偉岸目瞬如電早年警  
勇絕人能騎生馬駒家貧無產業嗜酒尚氣不可繩  
檢日者言當作三公世忠怒其侮已殿之年十八以

敢勇應募鄉州隸赤籍挽強馳射勇冠三軍崇寧四  
年西夏騷動郡調兵捍禦世忠在遣中至銀州夏人  
嬰城自固世忠斬關殺敵將擲首俾外諸軍乘之夏  
人大敗宣和二年方臘反江浙震動調兵世忠以偏  
將從王淵討之次杭州賊奄至勢張甚大將惶怖無  
策世忠以兵二千伏北關堰賊過伏發衆蹂亂世忠  
追擊賊敗而遁淵歎曰真萬人敵也盡以所隨白金  
器賞之且與定交時有詔能得臘首者授兩鎮節鉞  
世忠窮追至睦州清溪洞賊深據巖屋爲三窟諸將  
繼至莫知所入世忠潛行溪谷問野婦得徑卽挺身



八編類纂 卷一百九  
三  
仗戈直前渡險數里擣其穴格殺數十人禽臘以出  
辛興宗領兵截峒口掠其俘爲已功故賞不及世忠  
別帥楊惟忠還闕直其事轉承節郎三年議復燕山  
調諸軍至則皆潰世忠徃見劉死慶與蘇格等五十  
騎俱抵滹沱河逢金兵二千餘騎格失措世忠從容  
令格等列高岡戒勿動屬燕山潰卒舟集卽命艤河  
岸約鼓譟助聲勢世忠躍馬薄敵廻旋如飛敵分二  
隊據高阜世忠出其不意突二執旗者因奮擊格等  
夾攻之舟卒鼓譟敵大亂追斬甚衆時山東河北盜  
賊蠭起世忠從王淵討捕禽戮殆盡欽宗卽位詔諸

路勤王兵領所部入衛會金人退河北總管司辟選  
鋒軍統制時勝捷軍張師正敗宣撫使李彌大斬之  
大校李復鼓衆以亂淄青之附者合數萬人山東復  
擾彌大檄世忠將所部追擊至臨淄河兵不滿千分  
爲四隊布鐵蒺藜自塞歸路令曰進則勝退則死走  
者命後隊勦殺於是莫敢返顧皆死戰大破之斬復  
餘黨奔潰乘勝逐北至宿遷賊尚萬人方擁子女椎  
牛縱酒世忠單騎夜造其營呼曰大軍至矣亟束戈  
卷甲吾能保全汝共功名賊駭慄請命因跪進牛酒  
下馬解鞍飲啖之盡於是衆悉就降黎明見世忠軍



未至始大悔失色以功遷單州團練使屯滹沱河時  
真定失守世忠知王淵守趙遂亟往金人至聞世忠  
在攻益急糧盡援絕人多勉其潰圍去弗聽會大雪  
夜半以死士三百擣敵營敵驚亂自相擊刺及旦盡  
遁後有自金國來者始知大酋是日被創死故衆不  
能支時康王如濟州世忠領所部勸康王卽帝位授  
光州觀察使帶御器械世忠請移都長安下兵收兩  
河時論不從初建御營爲左軍統制建炎二年帝如  
揚州世忠屯淮陽會山東兵拒敵粘罕聞世忠扼淮  
揚乃分兵萬人趨揚州自以大軍迎世忠戰世忠不

敵夜引歸敵躡之軍潰于沐陽在陽城收合散亡得  
數千人聞帝如錢塘卽繇海道赴行在苗傅劉正彥  
反張浚等在乎江議討亂知世忠小用至更相慶慰張俊  
喜躍不自持世忠得俊書大慟舉酒酌神曰誓不與  
此賊共戴天士卒皆奮見浚曰今日大事世忠願與  
張俊身任之公無憂欲進兵浚曰投鼠忌器事不可  
急急則恐有不測已遣馮轡甘言誘賊矣三月戊戌  
以所部發平江張俊慮世忠兵少以劉寶兵二千借  
之舟行載甲士綿亘三十里至秀州稱病不行造雲  
梯治器械傅等始懼初傅正彥聞世忠來檄以其兵



屯江陰。世忠以好語報之。且言所部殘零。欲赴行在。傅等大喜。許之。矯制除世忠及張俊爲節度使。皆不受。時世忠妻梁氏及子亮爲傅所質。防守嚴密。朱勝非給傅曰。今白太后遣二人慰撫世忠。則平江諸人益安矣。於是召梁氏入封安國夫人。俾迓世忠。速其勤王。梁氏疾驅出城。一日夜會世忠於秀州。未幾明受詔至。世忠曰。吾知有建炎。不知有明受。斬其使。取詔焚之。進兵益急。傅等大懼。次臨平。賊將苗翊馬柔吉負山阻河爲陣中流。植鹿角。梗行舟。世忠舍舟力戰。張俊繼之。劉光世又繼之。軍少却。世忠復舍馬操

戈而前。令將士曰。今日當以死報國。面不被數矢者。皆斬。於是士皆用命。賊列神臂弩。持滿以待。世忠瞋目大呼。挺刃突前。賊辟易。矢不及發。遂敗傅。正彥擁精兵二千。開湧金門以遁。世忠馳入。帝步至宮門。握手世忠手。慟哭曰。中軍吳湛。佐逆爲最。尚留朕肘腋。能先誅乎。世忠卽謁湛。握手與語。折其中指。戮于市。又執賊謀主王世修。以屬吏。詔授武勝軍節度使。御營左軍都統制。請于帝曰。賊擁精兵。距甌閩甚邇。儻成巢窟。卒未可滅。臣請討之。於是。以爲江制。置使。自衢信追擊至漁梁驛。與賊逼。世忠步走。挺戈而前。賊



望見昨曰此韓將軍也皆驚潰擒正彥及傅第翊送  
行在傳亡建陽追擒之皆伏誅世忠初陛辭奏曰臣  
誓生獲賊爲社稷刷耻乞殿前二虎賁護俘來獻至  
是卒如其言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授檢校少  
保節度使兀术將入侵帝召諸將問移蹕之地張俊  
辛企宗勸自鄂岳幸長沙世忠曰淮淪富饒今根本  
地詎可舍而之他人心懷疑一有退避則不逞者思  
亂重湖閩嶺之遙安保道路無變乎江淮當留兵爲  
守車駕當分兵爲衛約十萬人分半扈江淮上下止  
餘五萬可保防守無患乎於是以世忠守鎮江旣而

兀术分道渡江諸屯皆敗世忠亦自鎮江退保江陰  
杜克以建康降敵兀术自廣德破臨安帝如浙東世  
忠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知虜  
人不能久大治舟艦俟敵歸邀擊之帝召至行在奏  
方留江上截金人歸師盡死一戰帝謂輔臣曰北呂  
頤浩在會稽嘗建此策世忠不謀而同賜親札聽其  
留會上元節就秀州張燈高會忽引兵趨鎮江及金  
兵至則世忠軍已先屯焦山寺金將李選降受之兀  
术遣使通問約日大戰許之戰將十合梁夫人親執  
桴鼓金兵終不得渡盡歸所掠假道不聽請以名馬



八編類纂 卷二百九  
獻又不聽。撻辣在濰州，遣字董太一趨淮東以援兀  
朮。世忠與二酋相持黃天蕩者四十八日。太一字董  
軍江北，兀朮軍江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預以  
鐵綆貫大鈎，授驍健者，明日敵舟譟而前，世忠分海  
舟爲兩道，出其背，每縋一縋，則曳一舟沉之。兀朮窮  
蹙，求會，語所請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則  
可以相全。」兀朮語塞。又數日，求再會，言不遜。世忠引  
弓欲射之，亟馳去。建安范汝爲反，辛企宗等討捕未  
克，賊勢愈熾。以世忠爲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副使。世  
忠曰：「建居閩嶺上流，賊沿流而下，七郡皆血肉矣。」亟

領步卒三萬，水陸並進。次劔潭，賊焚橋。世忠策馬先  
渡，師遂濟。賊盡塞要路，拒王師。世忠命諸軍偃旗，仆  
鼓，徑抵鳳凰山，頰瞰城邑。設雲梯、火樓，連日夜併攻。  
賊震怖，叵測。五日，城破。汝爲竄，身自焚，斬其弟岳吉。  
以狗禽其謀主施達及裨將五百餘人。世忠初欲盡  
誅建民，李綱自福州馳見世忠曰：「建民多無辜。」世忠  
令軍士馳城上，毋下聽民。自相別農，給牛穀，商賈弛  
征禁脅從者。汰遣獨取附賊者，誅之。民感更生，家爲  
立祠。捷聞，帝曰：「雖古名將，何以如賜黃金器皿。」世忠  
因奏：「江西、湖南寇賊尚多，乞乘勝討平廣西賊曹成。」



擁餘衆在柳邵。世忠卽平閩寇。旋師永喜。若將就休息者。忽由處信徑至豫章。連營江濱數十里。羣賊不虞其至。大驚。世忠遣人招之。成以其衆降。得戰士八萬。遣詣行在。遂移師長沙。時劉忠有衆數萬。據白面山。營柵相望。世忠始至。欲急擊。宣撫使孟庾不可。世忠曰。兵家利害。策之審矣。非叅政所知。請期半月。效捷。遂與賊對壘。奕碁。張飲。堅壁不動。衆莫測。一夕。與別將蘇格聯騎穿賊營。候者呵問。世忠先得。賊軍號隨聲應之。周覽以出。喜曰。此天錫也。夜伏精兵二千於白面山。與諸將拔營而進。賊兵方迎戰。所遣兵已

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旗蓋。傳呼如雷。賊回顧驚潰。麾將士夾擊。大破之。斬忠首。湖南遂平。授太尉。賜帶笏。仍勅樞密以功。頒示內外。諸將帥還建康。置背嵬軍。皆勇鷲絕倫者。四年。以建康鎮江。江東宣撫使駐鎮江。是歲。金人與劉豫合兵。分道入侵。帝手札命世忠飭守備。圖進取。辭旨懇切。世忠受詔。感泣曰。主憂如此。臣子何以生爲。遂自鎮江濟師。俾統制解元守高郵。候金步卒。親提騎兵駐大儀。當敵騎。伐木爲柵。自斷歸路。會遣魏良臣使金。世忠撤炊爨。給良臣有詔。移屯守江。良臣疾馳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卽上馬。



令軍中日。眠吾鞭所嚮。於是引軍次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卽起。擊良臣。至金軍中。金人問王師動息。具以所見對。聶兒孛謹聞。世忠退。喜甚。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撻孛也。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旗雜。出金軍亂。我軍迭進。背嵬軍各持長斧。上搵人胸。下斫馬足。敵被甲陷泥淖。世忠麾勁騎蹂躪。人馬俱斃。遂擒撻孛也等二百餘人。所遣董收亦擊金人於天長縣之鷓口。擒女真四十餘人。解元至高郵。遇敵。設水軍夾河陣。日合戰十三。相拒未決。世忠遣成閔將騎。

士往援。復大戰。俘生女真及千戶等。世忠復親追至淮。金人驚潰。相蹈藉溺死甚衆。捷聞。羣臣入賀。帝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論者以此舉爲中興武功第一。時撻孛屯泗州。兀朮屯竹塹鎮。爲世忠所扼。以書幣約戰。世忠許之。時方宴會。使兩伶人以橘茗報聘。會雨雪。金饋道不通。野無所掠。殺馬而食。蕃漢軍皆怨。兀朮夜引軍還。劉麟。劉猗棄輜重遁。六年。置司楚州。世忠披草萊。立軍府。與士同力。役夫人梁親織薄爲屋。將士有怯戰者。世忠遺以巾幘。設樂大宴。俾婦人粧以耻之。故人人奮厲。撫集流散。通商惠工。



八編類集 卷二百九  
山陽遂爲重鎮。劉豫兵數入寇，輒爲世忠所敗。時張浚以右相視師，命世忠自承楚圖淮陽。劉豫方聚兵淮陽，世忠卽引軍渡淮，傍符離而北，至其城下，爲賊所圍。奮戈一躍，潰圍而出，不遺一鏃。部將呼延通與金將牙合孛董搏戰，扼其吭而擒之，乘銳掩擊，金人敗去。旣而圍淮陽城，堅守不下。約曰：受圍一日，則舉一烽。至是六烽，具舉兀朮與劉猷皆至。世忠求援於張俊，俊以世忠有見吞意，不從。世忠勒陣向敵，遣人語之曰：錦衣駟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或危之，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敵果至，殺其導戰二人，遂引

去，尋詔班師，復歸楚州。淮陽之民從而歸者，以萬計。九月，帝在平江，世忠自楚州來朝。十月，邊報急，劉光世欲棄廬州，還太平。張俊亦請益兵，都督張浚曰：今日之事，有進擊，無退保。於是世忠引兵渡河，與金將譚里也力戰，劉猷將寇淮東，爲世忠兵扼不得進。七年，築高郵城，民益安之。初，世忠移屯山陽，遣間結山東豪傑，約以緩急爲應。宿州馬秦及太行山羣盜願奉約束者，金人廢劉豫，中原震動，世忠謂機不可失，請全師北討，招納歸附，爲恢復計。會秦檜主和議，命世忠徙屯鎮江。世忠言：金人詭詐，恐以計緩我師，乞



留此軍蔽遮江淮，又力陳和議之非。願効死節，卒先迎敵。若不勝，從之未晚。又言王倫、藍公佐交河南地界，乞令明具無反覆文狀爲後證。章十數上，皆慷慨激切。後金果渝盟，咸如其言。金使蕭哲之來，以詔諭爲名。世忠聞之，凡四上疏，言不可許。願舉兵決戰。兵勢最重處，臣請當之。又言金人欲以劉豫相待，舉國士大夫盡爲陪臣，恐人心離散，士氣凋沮。且請馳驛面奏，不許。既而伏兵洪澤，鎮將殺金使，不克。十年，金人敗盟，兀朮率撒離喝、李成等破三京，分道深入。八月，世忠圍淮陽，金人來救。世忠迎擊於泲口，鎮敗之。

又遣解元擊金人於譚城，劉寶擊於千秋湖，皆捷。親隨將成閔從，統制許世安奪淮陽門而入，大戰門內。世安中四矢，閔被三十餘創，復奪門出。世忠奏其功，擢武德大夫。閔由是知名。世忠在楚州十餘年，兵僅三萬，而金人不敢犯。秦檜收三大將權，四月拜樞密使，遂以所積軍儲錢百萬貫、米九十萬石、酒庫十五歸於國。世忠既不以和議爲然，爲檜所抑。及魏良臣使金，世忠又力言自此人情消弱，國勢委靡，誰復振之。北使之來，乞與面議，不許。遂抗疏言檜誤國，檜諷言者論之。帝格其奏，不下。世忠連疏乞解樞密柄，繼



上表乞骸。十月罷爲醴泉觀使。奉朝請進封福國公。節鉞如故。自此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驢携酒。從一二奚童。縱游西湖。以自樂。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十二年。顯仁皇后自金還。世忠詣臨平朝謁。后在北方。聞其名。慰問者良久。二十一年八月卒。進拜太師。追封通議郡王。孝宗朝。追封蘄王。謚忠武。配饗高宗廟庭。世忠嘗戒家人曰。吾名世忠。汝曹毋諱忠字。諱而不言。是忘忠也。性戇直。勇敢忠義。事關廟社。必流涕極言。岳飛冤獄。舉朝無敢出一語。世忠獨撻檜。怒。又抵排和議。觸檜尤多。或勸止之。世忠曰。今畏禍。

苟同他日。瞑目豈可受鐵杖於太祖殿下。時一二大將多曲徇檜。苟全世忠。與檜同在政地。一揖外未嘗與談。嗜義輕財。錫賚悉分將士。所賜田輸租與編戶等。持軍嚴重。與士卒同甘苦。器仗規畫精絕。過人。今克敵。弓連鎖甲。狡狴鏊及跳澗。以習騎。洞貫以習射。皆其遺法也。嘗中毒矢入骨。以彊弩括取之。十指僅全。四不能動。刀痕箭痕如刻畫。然知人善獎。用成閔。解元王勝。王權。劉寶。岳超。起行伍。秉將旄。皆其部曲。云解兵罷政。臥家。凡十年。澹然自如。若未嘗有權位者。晚喜釋老。自號清涼居士。世忠嘗議買新淦縣官。



田高宗聞之御札特以賜世忠其詞云卿遇敵必克克且無擾聞卿買新淦田爲子孫計今舉以賜卿聊旌卿之忠故其莊號旌忠蓋當時諸將各以姓爲軍號如張家軍岳家軍之類朝廷頗疑其跋扈聞其買田蓋以爲喜故特賜之世忠之買田亦未必非蕭何之意也世忠作小官時一城被圍郡將無計世忠令募敢死士得二百人世忠云不消多只擇得精者八十人令人持一斧世忠問云其間豈無能爲盜者遂令往偷子鼓槌却畧將石頭去驚沈門必報中軍便隨入見有紅帳者便斫俟彼人集便出恐有馬

軍來趕便與相殺城上皆喊云馬軍進如是果退圍

### 宋劉錡

劉錡字信叔順德軍人瀘州軍節度使仲武第九子也美儀狀善射聲如洪鐘嘗從仲武征討牙門水斛滿以箭射之拔箭水注隨以一矢室之人服其精宣和間用高俅薦特授閣門祇候高宗卽位錄仲武後錡得召見奇之特授閣門宣贊舍人差知岷州爲隴右都護與夏人戰屢勝夏人兒啼輒怖之曰劉都護來張浚宣撫陝西一見奇其才以爲涇原經畧使紹興六年權提舉宿衛親軍帝駐平江解潛王彥兩軍



交鬪俱罷命錡兼將之錡因請以前護副軍及馬軍  
通爲前後左右中軍與游奕凡六軍每軍千人爲十  
二將前護副軍卽彥八字軍也於是錡始能成軍扈  
從赴金陵十年金人歸三京克東京副留守節制軍  
馬所部八字軍纔三萬七千人將發益殿司三千人  
皆攜其弩將駐于汴家留順昌錡自臨安沂江絕淮  
凡二千二百里至渦口方食暴風拔坐帳錡曰此賊  
兆也主暴兵卽下令兼程而進未至順昌三百里金  
人果敗盟來侵錡與將佐舍舟陸行先趨城中庚寅  
諜報金人入東京知府事陳規見錡問計錡曰城中

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時  
所部選鋒遊奕兩軍及老稚輜重相去尚遠遣錡趣  
之四鼓乃至及旦得報金騎已入陣錡與規議歛兵  
入城爲守禦計人心乃安召諸將計事皆曰金兵不  
可敵也請以精銳爲殿步騎遮老小順流還江南錡  
曰吾本赴官留司今東京雖失幸全軍至此有城可  
守奈何棄之吾意已決敢言去者斬惟部將許清號  
夜叉者奮曰太尉奉命副守汴京軍士扶携老幼而  
來今避而走易爾然欲棄父母妻子則不忍欲與偕  
行則敵翼而攻何所逃之不如相與努力一戰於死



中求生也。議與錡合。錡大喜。鑿舟沉之。示無去意。置家寺中。積薪於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卽焚吾家。毋辱敵手也。分命諸將守諸門。明斤埃。募士人爲間探。於是軍士皆奮。男子備戰。守婦人礪刀劍。爭呼躍曰。平時人欺我八字軍。今日當爲國家破賊立功。時守備一無可恃。錡於城上躬自督厲。取僞齊所造癡車。以輪轆埋城上。又撒民戶扉。周匝蔽之。城外有民居數千家。悉焚之。凡六日粗畢。而游騎已涉潁河。至城下。壬寅。金人圍順昌。錡豫於城下設伏。擒千戶阿黑等二人。詰之。云韓將軍營白沙澗。距城三十里。錡夜

遣千餘人擊之。連戰殺虜頗衆。旣而三路都統葛王褒以兵三萬與龍虎大王合兵薄城。錡令開諸門。金人疑不敢近。初錡傳城築羊馬垣。穴垣爲門。至是與清等蔽垣爲陣。金人縱矢皆自垣端。軼著于城。或止中垣。上錡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強弩。自城上或垣門射敵。無不中。敵稍却。復以步兵邀擊。溺河死者不可勝計。破其鐵騎數千。時順昌受圍已四日。金兵益甚。乃移砦於東村。距城二十里。錡遣驍將閻克募壯士五百人。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辮髮者輒殲之。金兵退十五里。錡復募百人以往。或請銜枚。



錡笑曰無以枚也命折竹爲踞如市井兒以爲戲者人持一以爲號直犯金營電所燭則皆奮擊電止則匿不動敵衆大亂百人者聞吹聲卽聚金人益不能測終夜自戰積屍盈野退軍老婆灣兀术在汴聞之卽索靴上馬過淮寧留一宿治戰具備糗糧不七日至順昌錡聞兀术至會諸將於城上問策或謂今已屢捷宜乘此勢具舟全軍而歸錡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爲緩急之用况已挫賊鋒軍聲稍振雖衆寡不侔然有進無退且敵營甚邇而兀术又來吾軍一動彼躡其後則前功俱廢使敵侵軼兩淮震驚江浙則

平生報國之志反成誤國之罪衆皆感動思奮曰惟太尉命錡募得曹成等二人諭之曰遣汝作間事捷重賞第如我言敵必不汝殺今置汝綽路騎中汝遇敵則佯墜馬爲敵所得敵帥問我何如人則曰太平邊帥子喜聲伎朝廷以兩國講好使守東京圖逸樂耳已而二人果迎敵爲所執兀术問之對如前兀术喜曰此城易破耳卽置鵝車砲具不用翌日錡登城望見二人遠來縋而上之乃敵械成等歸以文書一卷繫于械錡懼惑軍心立焚之兀术至城下責諸將喪師衆皆曰南朝用兵非昔日之比元帥臨城自見



八編類纂 卷二百九 將類  
錡遣耿訓以書約戰兀朮怒曰劉錡何敢與我戰以  
吾力破爾城直用靴尖趯倒耳訓曰太尉非但請與  
太子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五所濟而  
大戰兀朮怒曰諾乃下令明日府治會食遲明錡果  
爲五浮橋於潁河上敵由之以濟錡遣人毒潁上流  
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毋得飲于河飲者夷其族敵  
用長勝軍嚴陣以待諸酋各居一部衆請先擊韓將  
軍錡曰擊韓雖退兀朮精兵尚不可當法當先擊兀  
朮兀朮一動則餘無能爲矣時天大暑敵遠來疲敵  
錡士氣閒暇敵晝夜不解甲錡軍皆番休更食羊馬

垣下敵人馬饑渴食水草者輒病徃徃困乏方晨氣  
稍涼錡按兵不動逮未甲間敵力疲氣索忽遣數百  
人出西門接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  
銳斧犯之統制官趙樽韓直身中數矢戰不肯已士  
殊死鬪入其陣刀斧亂下敵大敗是夕大雨平地水  
深尺餘乙卯兀朮拔營北去錡遣兵追之死者萬數  
方人戰時兀朮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  
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雙牟周匝綴長簷三人爲  
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卽用拒馬擁之人進一步拒  
馬亦進退不可却官軍以槍標去其雙牟大斧斷其



臂碎其首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號拐子馬皆女真  
爲之號長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  
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爲騎軍所殺戰自辰至申敵敗  
遽以拒馬木障之少休城上鼓聲不絕乃出飯羹坐  
餉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已撤拒馬木深入  
砍敵又大破之棄屍斃馬血肉枕籍車旗器甲積如  
山阜初有河北軍告官軍曰我輩元是左護軍本無  
鬪志所可殺者兩翼拐子馬爾故騎兵力擊之兀木  
平日恃以爲強者什損七八至陳州數諸將之罪韓  
常以下皆鞭之乃始擁衆還汴捷聞帝喜甚授騎武

泰軍節度使侍衛馬軍都虞候知順昌府沿淮制置  
使是役也騎兵不盈二萬出戰僅五千人金兵數十  
萬營西北亘十五里每暮鼓聲震山谷然營中謹譁  
終夜有聲金遣人近城竊聽城中肅然無鷄犬聲兀  
木帳前甲兵環列持燭照夜其衆分番假寐馬上騎  
以逸待勞以故輒勝時洪皓在燕密奏順昌之捷金  
人震恐喪鳧燕之重寶珍器悉徙而北意欲捐燕以  
南棄之故議者謂是時諸將協心分路追討則兀木  
可擒汴京可復而王師亟還自失機會良可惜也七  
月命爲淮北宣撫判官破敵兵於太康縣未幾秦檜



請令沂中還師鎮江，錡還太平州。岳飛以兵赴行在，出師之謀寢。十一月，兀朮復簽兩河兵，謀再舉。帝亦測知敵情，必不一挫，遂已。乃詔大合兵于淮西，以待之。金人攻廬和二州，錡自太平渡江，抵廬州，與張浚、楊沂中會。而敵已大入，錡據東關之險，以遏其衝。引兵出清溪，兩戰皆勝。行至柘臯，與金人夾石梁河而陣。河通巢湖，廣二丈。錡命曳薪壘橋，須臾而成。遣甲士數隊踰橋，臥槍而坐。會沂中王德用師中張子蓋之軍俱至，翌日兀朮以鐵騎十萬，分爲兩隅夾道而陣。德薄其右隅，引弓射一酋斃之，因大呼馳擊諸軍。

鼓譟，金人以拐子馬兩翼而進。德率衆鏖戰，沂中曰：虜恃弓矢，吾有以屈之。以萬兵各持長斧，如墻而進，奮擊之，敵大敗。錡與德等追之，又敗於東山。敵望見曰：此順昌旗幟也。卽退走，遂復廬州。是役也，失將士九百人。金人死者以萬計，而豪州之圍猶未解。錡駐和州，得旨乃引兵渡江歸太平州。時並命三帥不相節制，諸軍進退多出於張俊。而錡以順昌之捷，驟貴，諸將多嫉之。俊與沂中爲腹心，而與錡有隙。故柘臯之賞，錡軍獨不與。居數日，議班師，而豪州告急。俊與沂中錡趨黃連埠，援之。距濠六十里，而南城已陷。沂



八編類纂 卷二百九 四  
中欲進戰，錡謂俊曰：「本救濠，今濠已失，不如退師據險。」徐爲後圖，諸將曰：「善。」三帥梟足而營，或言敵兵已去，錡又謂曰：「敵得城而遽退，必有謀也。宜嚴備之。」俊不從，命沂中與德將神勇步騎六萬人直趨濠州。果遇復敗，還遲明。錡軍至藕塘，則沂中軍已入滁州。俊軍已入宣化，錡軍方食，俊遽至，曰：「敵兵已至，奈何？」錡曰：「楊宣撫兵安在？」俊曰：「已失利還矣。」錡語俊無恐，錡請以兵卒禦敵，宣撫試觀之。錡麾下皆曰：「兩太帥軍已渡，我軍何苦獨戰？」錡曰：「順昌孤城，我提兵不滿二萬，獨足取勝，况今得地利，又有銳兵邪？」遂設三覆以

待之。俄而俊至，曰：「謀者妄也。」乃戚方殿後之軍，爾錡與俊亦不相下。一夕，俊軍士縱火劫錡軍，錡擒十六人，梟首禦上，餘皆逸。錡見俊，俊怒謂錡曰：「我爲宣撫，爾乃判官，何得斬吾軍？」錡曰：「不知宣撫軍，但斬劫砦賊。」爾俊曰：「有卒歸言，未嘗劫砦，呼一人出對錡，正色曰：『錡爲國家將帥，有罪宣撫當言于朝，豈得與卒伍對事？』」長揖上馬去。已皆班師。俊沂中還朝，每言岳飛不赴援而錡戰不力，秦檜主其說，遂罷宣撫判官，命知荆南府岳飛奏留錡掌兵，不許詔提舉江州太平觀。魏良臣言錡名將，不當久閑，乃命知潭州。三十一



年、金主亮調兵六十萬、自將南來、彌望數十里、不斷如銀壁、中外大震、時宿將無在者、乃以錡節制、逐路軍馬、錡引兵屯揚州、建大將旗鼓、軍容甚肅、觀者歎息、以兵駐清河口、金人以羶裹船載糧而來、錡使善沒者鑿沉其舟、錡自楚州退軍、召伯鎮金人、攻真州、錡引兵還揚州、先是金人議留精兵在淮東以禦錡、而以重兵入淮西、大將王權不從錡節制、不戰而潰、自清河口退師揚州、以舟渡真揚州之民于江之南、留兵屯瓜州、錡病未解、兵柄留其姪汜、以千五百人塞瓜州渡、又令李橫以八千人固守、詔錡專防江、錡

遂還鎮江、十一月、金人攻瓜州、汜以克敵弓射却之、時知樞密院事葉義問督師江淮、至鎮江、見錡病劇、以李廣權錡軍、義問督鎮江兵渡江、衆皆以爲不可、義問強之、汜固請出戰、錡不從、汜拜家廟而行、金人以重兵逼瓜州、分兵東出江皋、遂趨瓜、汜先退、橫以孤軍不能當、亦却、失其都統制印、左軍統制魏友後軍統制王方死之、橫汜僅以身免、方諸軍渡江而北也、錡使人持黃白幟、登高山望之、成之曰、賊至、舉白幟、合戰、舉二幟、勝則舉黃幟、是日二幟舉、踰時、錡曰、黃幟久不舉、吾軍殆矣、錡憤懣、病益甚、都督府參贊



軍事虞允文自采石來督舟師與金人戰允文過鎮江謁錡問疾錡執允文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生我輩愧死矣召詣闕提舉萬壽觀錡假都亭驛居之金人聘使將至留守湯思退除館以待遣黃衣諭錡徙居別試院錡疑汜累已常懼有後命三十二年閏二月錡發怒嘔血數升而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賜其家銀三百兩帛三百疋後謚武穆錡慷慨深毅有儒將風金主亮之南也下令有敢言錡之姓名者罪不赦枚舉南朝諸將問其下孰敢當者皆隨姓名其答如響至錡莫有

應者金主曰吾自當之然錡卒以病不能成功世傳錡通陰陽家行師知避就錡在揚州命盡焚或外居室用石灰盡白城壁書曰完顏亮死於此金主多忌見而惡之遂居龜山人衆不可容以致是變



世兵

...

其而惡之... 山入界不可... 室用不... 盡白... 劍... 劍... 劍...

[Blank page with faint grid lines]



